

史228.2

574.2

子P=

4379

=92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二月丙戌詔內外官司承傳宣內降或奏請
得旨並卽隨事申尙書中書省樞密院覆奏若事小或
已得旨不候覆奏及須索限卽日供奉許官司施行訖
申尙書省或樞密院月終類聚詣實照據新錄無此今
從舊錄紹聖

元祐二年閏四月十八日戊子
并六月八日丁丑可考

丁亥禮部尙書韓忠彥爲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據劉摯
奏議論

韓琦定策功有兩篇第一奏無月日第二奏稱去九月十
六日不却去月指何月也張舜民志王巖叟墓凡九月

除侍御史論韓琦定策功條上十一事第一奏凡九月
或墓志以九作十又摯奏稱臣等則此二奏必與巖

政不在九月則在十月據此王巖叟朝論則實在一月
或墓志以九作十又摯奏稱臣等則此二奏必與巖

政不在九月則在十月據此王巖叟朝論則實在一月

先是御史中丞劉摯侍御史王巖叟言臣等聞有功而不見知則無以勸天下之忠有德而不及報則無以勸天下之義忠義息心誰與爲國此自古明王賢主所以不敢一日忘此雖微必錄雖久必伸以爲天下萬世忠義之勸也伏見故贈尙書令忠獻公韓琦當仁祖春秋高儲嗣未立琦位輔相自任憂責遺身忘家觸嫌疑而犯忌諱請建大本累年之間其言不可勝紀又嘗挾孔光傳進呈面指漢成帝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事卒能感動仁祖天心開悟英宗遂自宗藩立爲皇子曾未踰年纂紹大統使琦猶豫畏縮如衆人以全軀保妻子未計遲回數月之間安危大策蓋未可知此琦之功萬世之功也恭惟英宗皇帝出潛膺錄乃天之所命以

開祐無疆顧人臣何功之有哉而聖人以謂天命必假人以發之故推功臣下然則固當考是非較難易以覈其實乃可以示天下信後世也琦與同時在位者歿旣久矣乃有貪功徼幸之人出而攘之元豐三年故參知王堯臣子同老上書言其父至和中與三四執政請立皇嗣大議已嘗定矣願發明先臣忠烈書旣入朝廷疑之有所詢考卒無明證確論有以信天下者朝廷於是行疑賞於倉猝詔下之日公卿士大夫知當時事者莫不謂朝廷過舉於時史官阿意迎合又請其事書之公論爲之憤鬱今者伏遇編修先帝一朝大典及纂述故事以立傳臣等以謂不可不明辨直書傳信後世謹疏列九事以考是非按同老繳進家傳之文謂是堯臣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建儲日預撰詔草嘗懷之而進意俟仁祖開允卽宣之以定其事今詔草非得於禁省而出於同老則其有無真僞猶未可知借令有之緣堯臣復懷之而退乃是未嘗得請議已格矣詔草雖在何功之有果有已定之旨則此詔用之矣不應懷而歸也然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一也按元豐詔書褒諸臣之功曰中外縉紳近臣莫有知者臣等竊觀英祖卽位踰年范鎮作富弼遷官制詞云往在至和之中嘗司冢宰之任屢陳計策請建國儲逮茲纘承乃出緒論則是當時縉紳近臣非不知弼等有建儲之請而近朝亦非不報其德矣但不聞大本已有所屬也故弼自爲辭官表云臣嘉祐中雖曾泛論建儲之事仁宗尙祕其請其於陛下如在

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弼自言止曾泛議則明是當時所請別無主名又云尙祕其請則是仁祖未有允意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二也今攘功者之言曰至和三年四月已有議定臣等按諫官范鎮其言五月初乞預建儲副以安國本比至十月凡十九疏言皆感切不見聽用於是待罪乞郡又兩移書執政責其不恤國計若四月已有議定則何至使鎮半年間懇懇如此安得不略形已定之意止鎮再三之瀆至和之間大議未定此可明言者三也御史中丞包拯言方今大務唯根本一事而猶豫不決惟祈聖心開悟斷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祐二年閏十二月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四也

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諫官司馬光及知江州呂誨請建
儲章疏琦屢以光奏進說懇請甚力遂定大計故參知
政事歐陽修論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
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
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遂決不疑考
修此言則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五也按諫官王
陶乞仁宗遣親信中人就第督英宗卽赴宗正寺供職
其疏有云前日未經傳命時人人上言早建儲嗣今日
與一宗正寺差遣人人觀望陛下風旨不復肯言何哉
非前日人忠今日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爲公
言而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堯臣之時決未敢有所主
名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六也堯臣輩言因樞府

闕官乞召韓琦充樞密使以琦忠義必能當此重事此
則不攻自破之語也旣云上意已定又曰謂無疑矣固
當乘時決策成之於手何必引琦使成之夫媚嫉者之
情見他人所就尙且奪之況功在其手可成於呼吸俛
仰之間而乃肯以屬人乎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
七也琦自入爲樞密使卽有建儲之議至爲宰相曲謝
之日首進劄子乞擇宗室爲嗣其略曰如陛下已得其
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按琦
爲宰相去堯臣輩未甚遠儻前日已有定計則因其進
言必有宣示何緣尙歷數年請者百計而不聞一言哉
至和之間大議未定可明者八也嘉祐末琦請愈切一
日仁宗發言曰朕有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問琦宗室

中誰可琦曰宗室不與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在此在
陛下聖擇耳仁宗曰宮中常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其大
者今三十許歲矣琦曰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更不
須論蓋琦之意欲專屬英宗也此自仁祖意有定歐陽
修時與琦同對退而書之今其家親筆具在至和之間
大議未定可明者九也凡自皇祐至於嘉祐中間臣子
以皇嗣爲請者莫知其數不可盡知也如堯臣輩在輔
弼之地以此開導亦其宜也但其議紛紛終無敢有所
主名而請之者直至嘉祐六年十月琦輩進說於是英
宗爲子之策始定於君臣都俞之間矣臣等載惟人臣
之於廟社大計以言之爲難乎以成之爲難乎以屬人
爲難乎以己任爲難乎人爲其易琦爲其難廟社之功

難忘也同老上私藏之虛文徼天下之實功同時之人
又助其攘是可歎也琦挺身危疑援立聖嗣以爲宗廟
社稷計非以自爲計也非以爲子孫計也天下知之亦
可不知亦可於琦誠心足以貫天地列神明者無所加
損而所惜者朝廷信賞可以奇謀取而不中於懲勸之
義忠賢勳烈可以單辭奪而輕變於存亡之間使真忠
失意於九泉公議乖望於四海至於歐陽修以英偉之
才忠諒之節與琦協心決定大策其助最力皆勳效顯
著天下共知二人既歿眾從其後攘而有之豈不惜哉
伏望聖慈特賜下詔辨正是非褒顯琦及一時同列之
功使之明白以慰士大夫之心仍乞以臣等章付實錄
院照會考正以成信史詔之當世而無疑垂之將來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五
不謬非臣等之幸天下之幸貼黃稱陛下繼明以來如
范鎮張述等止是曾於仁宗朝泛泛上章乞建儲貳者
猶已被旌錄獨琦手定大策以成大勳反爲攘奪未蒙
辨正褒顯此於朝廷闕典之大者時元祐元年十月也
摯巖叟又言臣等去月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論韓琦等
定策以立英宗勳烈顯著近年爲人掩奪其功乞賜明
辨方懼僭冒俯聽罪誅伏蒙聖慈開納宣示本末不待
臣言而自已曉然見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歎因竊思
念自至和已後臣子以國本未建爲言者蓋不可勝數
或泛乞早定儲貳或願擇宗室之賢者至於請立誰何
有所主名則萬一無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與歐陽
修輩用司馬光疏日日叩請開導引翼天意感悟大義

始有主名而英宗皇子之詔遂下矣言之者雖多而爲
之者琦也憂之者雖眾而任其責者琦也此四海之所
共聞天地祖宗所鑒照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
所詳知也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於存歿之際
王同老爲父貪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書同列竊
議之語乃云至和已有定議神宗以謂賞疑從予恩甯
過僭於是進官錄子所以褒顯之者傾動一時而詔旨
直謂嘉祐立子之詔但宣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
忠元勳移彼而就此失所予奪矣此公議之所以不服
而是非之際不可以不辨也循迹考理皆有證佐臣已
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乘琦與同事執政皆亡而慈聖
光獻皇后上仙之後謂無有知其事乃出而攘之而不

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臣等區區非為琦修等家
橫冀恩澤亦非欲追革同老等賞典但乞降一詔書辨
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史以
伸公論以慰士大夫之心為萬世忠義之勸伏望早賜
指揮貼黃稱前後臣僚乞建儲者雖多然琦等嘉祐未
定策之日正用諫官司馬光章疏琦等日持其疏懇請
於前其功業皆相濟以成之也伏望於今來詔書中明
賜別白褒顯以示天下其元豐旌賞之事自無相妨
十月十八日王巖叟朝論可考也編年云五年二月太
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論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初
博既入劉摯等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劉相王參
皆彥博教為之乞改史謂熙甯間王同老所上文字
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劉相王參
政功也嘉祐未乞英宗嗣仁宗富相公劉相王參
相公也嘉祐未乞英宗嗣仁宗富相公劉相王參
彥及其客王巖叟秉政彥博立求去按劉摯此時未拜

相六年二月乃為右僕射又太皇太后所言不知編年
何從得之摯等第即編年所記乎當考王巖叟朝論云
已見是年十月十日正豈即編年所記乎當考王巖叟朝論云
元祐元年十月十日正豈即編年所記乎當考王巖叟朝論云
事欲合奏陳此事體甚大巖叟曰緣為今來修神祖實錄
須立為皇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合嘉祐五年方定邪
宗立為皇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合嘉祐五年方定邪
不立為皇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合嘉祐五年方定邪
文彥博曰富弼時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必知是韓琦已前
名巖叟曰富弼時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必知是韓琦已前
敘王同老上書之由遂表讀進御是子宗室不勝者幾時敢指
多願陛下少垂聖聽讀至半又曰言者豈敢指名宗
實昭成太子立宗室至仁宗嘗言不敢較純厚又曰韓琦之
功更不說也見第二子富弼宗嘗言不敢較純厚又曰韓琦之
不更不說也見第二子富弼宗嘗言不敢較純厚又曰韓琦之
家做親便乞建儲之功不謂會指名為神宗一子稱文彥博
來擊巖叟皆為奏乞陛下無所恨此已附看巖叟又曰此
明則韓琦雖在九泉無所恨此已附看巖叟又曰此
見元祐十月十八日又今別注于此及忠彥出守亦自
言曰臣竊見元豐二年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
上書述其父與至和執政大臣請定英宗為皇子又繳

其父所爲詔草神宗始亦疑之遂有所質問而當時大臣乃傳會同老之說以實其事遽下詔褒賞數人者且曰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時章惇爲御製詩序云至和之末議既定矣而史臣又乞降其事紀於正史由此是非雜揉浸失本源儻承誤書於實錄何以追改臣竊聞同老所奏多引當時竊議之語及於上前不敢明有主名故後來富弼因轉官謝表亦自謂止曾泛議建儲則今所請立英宗爲嗣者妄也堯臣所撰詔草旣未嘗進呈卽是不曾得旨今云議定者亦妄也臣不敢遠引事證謹以素所聞於先臣者陳其大略仁宗在位久皇嗣未立中外臣僚言雖衆而所上章疏多不降出及富弼丁憂先臣進位首相曲謝日卽

親書劄子面請其略云如陛下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旣未得請相繼論列凡十一次仁宗尙未開納先臣聞司馬光爲并州通判嘗有立嗣之奏遂進光爲諫官光果伸前請先臣旣得光奏卽以上陳又一日自懷孔光傳于上前大議於此始定若謂至和之間已得意旨何不遂行堯臣所草之詔豈有數年之後中外交章輔臣力請始有許可之意況仁宗初諭二人實猶未決若非君臣一心以主大議則事固未可知也前所謂至和已定之說欺罔可見自後英宗立爲皇子及踐祚之始服藥日久光獻垂簾聽政當是時憂危萬端公議頗有知者臣更不敢具述不意身薨四五年後同時執政多已殂謝慈聖太后亦已

登仙因一故臣之子妄意恩賞言無考驗遂使朝廷謂
援立之功在於至和之臣嘉祐之詔但宜至和之議如
此則先臣奉行前人已成之事何勞之有輒當前人之
異恩賞亦無名臣等諸孤以父勳書之行狀上於朝廷
勒於金石乃為欺罔使先臣九泉之下豈得違安神宗
晚年臣屢因奏事親聞德音每念先臣之勞嘗有感歎
之語而前日褒功之詔事已施行雖聖心追悔顧無及
已今日修先朝大典苟於此時又不能辨正其事則方
冊之上前後異同後世何所取信伏維太皇太后陛下
輔翼英宗入自宗藩始末事實皆聖明親所聞見如蒙
聖慈以臣言為不妄乞即付之實錄院特敕史臣正此
差誤則仁宗與子之意明嘉祐定策之議正昭示萬世

可謂信史臣今所言非為己也忝在近列非微恩也直

以謂援立之事歸在至和則先臣有冒功之恥以故悲

憤不忍不言於是內批至和嘉祐中雖或有奏立皇嗣

者豈若琦議之確以至終成大事琦功莫比宜詳所奏

錄實編修時元祐二年三月也韓忠彥此疏神宗實錄

九月二十六日朱本削去今擬取附忠彥出守定州時

實錄云時元祐二年三月也按忠彥以二月四日除定

州當即上此疏樞密院言元豐八年四月八日詔後

殿軍頭司合引見樞密院應自來合豫行事悉如故事

應呈試事藝人申樞密院令承旨司與軍馬司按試若

從軍馬司選試人即委不干礙軍馬司如並干礙即委

軍頭司同試以聞應不呈試事藝人即樞密院審驗關

所屬應見謝軍及還過軍並門見門謝及其應賜物軍

頭司關申如令式應引見人有自陳軍頭司狀申樞密
 院詔見謝軍還過軍如詔旨餘俟從吉日如故內鈞容
 直謝依候今秋取旨新創此元豐八年四月辛未
 又言夏國嗣子乾順降詔封冊為夏國主按慶厯八年
 封冊諒祚熙甯二年封冊秉常皆不曾更賜印詔如故
 事 詔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
 視災荒按累降指揮措置賑濟有未盡未便事並得從
 宜事體稍重即奏稟仍訪本路從來如何賑濟今流移
 倍多如緣官吏奉法不虔即按劾以聞范祖禹作光庭
 廩所全活甚眾舊錄朱光庭傳云河北飢詔光庭
 乃大發廩庫之儲至是無餘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
 積年兵食之儲論光庭昔為小官曲奉權要推行法令又
 右正言丁鶴論光庭是無餘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
 劇殘苛黨附程頤論光庭是無餘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
 州郡儲蓄一空言雖不行士論快之云云元符初三省

按治劉摯黨羽而光庭累疏証罔聖聽陰蓄邪謀新錄
 韓日漢汲黯使河內失火而賑廩以活饑民前史以
 為美談況光庭使有旨而乃以散先帝積年兵儲罪
 之何哉其下言光庭使有旨而乃以散先帝積年兵儲
 弱實不蒙恩惠先帝積年兵儲之儲至是無餘等語但
 云發廩庫以濟飢民而議者謂耗先帝積年兵儲之儲
 附見于後去有嗚呼行亦似不與光庭倉不餘掬青錢
 賜費里追呼昔年米賤家補肉今年夏旱秋不鳴似聞
 粟干為費兩不相傷兩相濟十年倉四壁雀一鳴似聞
 政不為費兩不相傷兩相濟十年倉四壁雀一鳴似聞
 山風動地十一月六日甲寅運淮浙所積穀四十萬斛
 賑濟京東二十六日甲戌御史趙挺之方蒙劾光庭詔
 具析 右諫議大夫梁濤言竊聞朝廷以河北災傷差
 左司諫朱光庭體量賑濟竊緣左諫議大夫鮮于侁見
 在疾苦未奉朝謁今又差出光庭即左省全闕諫官欲
 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光庭在省供職別選臣僚出使宣
 旨不報 知邢州中散大夫鞏彥輔言施黔戎瀘州南

平軍極邊之地保甲多居山林閱每歲農隙令縣尉親

詣其居如監司按閱法一月而畢毋復支賞監司三歲

一閱如舊法從之鮮于侁建議在正月十二日崇甯四

梓州路又一年每歲與轉運提舉司官分詣諸處按閱

知其無益於國有害於民故建是請從之據遂甯府編

戊子知穎昌府韓縝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

嘗備近粥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迓以兵官餞以通判使

副詣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

過郡凡前宰相執官出知判者亦如之

己丑詔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孫固知鄭州資政學士

張璪兩易其任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為工部侍郎

祕書監張問為給事中 禮部言太皇太后玉寶請以

太皇太后之寶六字為文皇太后金寶以皇太后寶四

字為文皇太如金寶以皇太如寶四字為文從之詔尙

書右僕射呂公著撰太皇太后冊文中書侍郎呂大防

書冊寶門下侍郎韓維撰皇太后冊文尙書左丞李清

臣撰皇太如冊文皆并書冊寶 戶部言奉詔裁損浮

費按元豐敕抵當所歲收息除經費每千緡以十緡賞

官吏緣自有添俸請毋給賞從之詔戶部裁減冗費著

入日舊錄云先帝理財以裕民足國故以其餘賞勞能

吏今以爲浮費省之新錄辨曰既有添俸而又計緡加

賞故罷之今刪去先帝 右司諫王覲言臣伏見江甯

府朝散大夫致仕段縫於熙甯中任職方員外郎知興

國軍以所屬永興縣歲輸免役錢一萬九十餘貫實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五
纔千餘貫縫不忍民力之困而所取寬剩錢過多奏乞
裁減先朝下其章司農寺委本路相度而提舉司以一
路役法錢數已定為辭事寢不報縫繼有論列言甚激
切神宗特從其請錢得減半未幾召縫赴闕除知潤州
又易泰州未到官言事者反謂縫沮壞新法不當與名
郡改差通判閬州縫家貧多病不能遠適乃求分司後
遂致仕縫居閒十數年安貧守道為江東縉紳之望臣
愚以謂縫則守臣知忠君愛民挺志不奪以伸其言使
朝廷知遠方困於重斂而得以施惠澤於民先帝又以
縫為賢特賜驛召與之善郡此盛德也當時言事者不
能將順先帝之美乃以縫為沮法遂徙之遠州致縫謝
事以歸公論歎息今聞縫精力未衰尚可用也臣欲乞

朝廷除縫東南一便郡或宮觀差遣以示旌別以成先
帝嘉賞直言愛惜百姓之本意而使為人臣者知忠君
愛民之人初或不偶而終亦有報也臣已於去年五月
十二日具狀聞奏至今未蒙處分伏望聖慈更賜詳酌
特降指揮施行貼黃稱臣素不識段縫熟聞其所為如
此而當時言者不察其忠誤有論列致先帝獎拔之意
鬱而不伸臣竊惜之惟聖慈特賜旌別以勵臣節觀自注云

辛卯詔朝散大夫致仕段縫落致仕差管勾宮觀縫知秦州

在元豐元年二月甲寅詔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仍

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從其子紹庭請也太師文彥博言廂軍舊錄樞密院新制改隸兵部且本兵之府豈

可籍樞密院言官制行廂軍分隸戶兵工三部於兵部
 工部置籍揭貼詔逐部自今進冊以其副上樞密院仍
 更互揭貼王令圖張問奏先奏乞分河水入孫村口
 已蒙依奏尋準旨不行今乞依前奏開修從之政目八
 當考詳問前奏在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從王令圖張問奏開
 日合圖再按視二年二月八日詔從王令圖張問奏開
 修孫村河實錄並書此據呂大防政目然既從命王孝
 所奏開修命圖尋卒於三月十七日其政目然既從命王孝
 先代孝先亦同欲開修孫村河者四月二十二日又
 命顧臨代范子奇為轉運使正以河議未決二十二日又
 乃詔轉運使副與水官共議開修的確利害據此則二
 月八日雖降開修指揮尋卻寢罷今又復令有司別議
 梁燾王巖叟附所以云蓋緣此也今
 取燾巖叟奏附四月二十六日
 癸巳右司諫王覲言臣伏觀今年正月十七日敕節文
 舉經明行修人委州縣當職官同狀保任申監司監司
 再加考察仍於發解前牒報本州與充本州解額臣竊

以朝廷設經明行修之舉非徒欲以得其人而任使又
 將勸後進之士篤於學行也今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
 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矣
 夫古之所謂士者莫不以廉退自重也自以科舉取士
 而士之不能以廉退自重亦已久矣今天下州郡應舉
 者甚多而解額至狹凡挾冊讀書而未免於干祿者莫
 不有競進之心也使經明行修而被舉者不在解額之
 中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修者其勢必須出力
 推薦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風矣使經明行修而被舉
 者遂奪其解額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修者其
 勢必有內懷忌嫉而謗讟訐訐無不為者矣如此則學
 者之完人益少而經明行修之舉不幾於廢乎蓋必然

之理也臣故曰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本州解額則誠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也夫天下之風俗澆薄淳厚之不同豈皆其天性哉顧所以導之如何爾臣伏望聖慈指揮於前項敕內改與充本州解額六字作於本州解額外解發庶可以久行而無弊也貼黃臣兼看詳前項敕內逐路所舉各有人數惟不及畿內恐是漏落不可謂王畿之內而無經明行修之人也亦乞指揮添入觀自注云二月十日其言之從違當考存此亦欲見正月十七日指揮或於本月日別增

此入

乙未工部郎中盛陶為祕書少監軍器少監郭茂恂為

工部郎中三月十四日二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臣去

年三月中曾彈奏郭茂恂曾任陝西監牧日柳禁無罪

婦人阿黨等令陪錢雇女使及在秦州永興軍皆有不檢之迹醜聲流播道路宣聞不可為省郎并相度監牧蒙朝廷采納臣言罷茂恂庫部郎中更不遣經畫牧地仍除軍器少監當時士大夫謂朝廷既知茂恂猥惡如此而尚不許補外者蓋執政以新舊之愛曲為庇護姑且處之京局俟人言稍息必復進用今日果如此料乃以茂恂任工部郎中詔命既傳頗駭羣聽且進善退惡者天下之公議信賞必罰者人主之大權貪廉既稟於天資安有昔污而今潔陞黜動關於國體豈可前是而後非儻有輔弼之主張必誤朝廷之任使伏下深明本末洞察公私特罷恩除庶清郎選況茂恂領軍器監以來仍更違法冒請製造神御帳興工下手節料了

畢等錢貪猥之行久而不革臣已嘗彈奏伏請論罪如律豈可不治其過又復遷官也 詔奉議郎管勾中嶽

廟趙濟降授通直郎監唐州酒稅務以濟向知熙州與

僚屬博戲受錢故也王巖叟朝論二年四月十八日對延和奏知熙州趙濟日濟險薄依

卯卑汚貪猥為帥守無儀法將佐僚吏皆苦其捕博之戲不稱陛下分閫之寵詔事李憲憲為帥府日憲之牀

責監酒不親閱視不可不罷黜按趙濟二月十二日已

多失先後之次不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愚嘗以為

政令法度出於朝廷而奉行之在於郡縣朝廷之所重

在民而牧養之責在守令夫以四方萬里之遠官吏不

能人人通曉法令之意又有慢法曠職之吏壅遏朝廷

之德澤天下之民有受其弊者矣周官之制匡人掌達

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反側以聽王命擇人掌誦

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之邦國而詰之使萬民和悅

而正王面漢唐之時間遣使四出刺察郡縣有繡衣直

指觀省風俗之類神宗勵精治道整齊法度參考舊制

始定諸路每三歲一次取旨遣郎官或御史按察監司

職事至元豐八年立為著令夫監司雖按察郡縣而患

監司或非其人有過舉故縱之弊憲臺雖得兼察內外

而患四方之遠有傳聞不詳之病此遣使考察之法所

以不可廢也自陛下臨御以來損益政事條目非一然

而法之利害被及四方而繫民之休戚者莫重於力役

今役書已下四方郡縣之吏且稟承而布之於民矣然

臣愚竊恐郡縣之吏或徇文而昧朝廷之意或慢職而

無惠民之誠而又患監司寬者失於不察而有縱姦之

弊苛者失於任情而有慘刻之過四方萬里之遠朝廷耳目之所不及民有受其弊而不能自達於京師者此不可不慮也臣欲乞檢舉近制選端厚明敏之臣每道遣使一人假以期歲令遍歷郡縣取海行逐路役書與近年法制繫大體者按視奉行之吏有差謬不完者即行改正有墮廢不舉者具名論奏至如利害之未興除法令之未安便獄犴之冤濫監司官屬之賢否皆得上聞擇監司官吏善惡之尤著者每路黜陟一二以勵其餘則四方百吏靡然修職人人爭奮無怠惰苟且之弊矣陛下垂衣拱手於法宮之中而四方之利病與夫郡縣官吏之賢愚皆得以周知而海隅山谷之民皆得以蒙被德澤矣若夫患使者之張皇威勢則在審擇其人

患郡縣之厨傳侈費迂送廢職則在定遠近多少之節以陛下至誠求治之心而明諭使者以朝廷之意誰敢不勉如陛下以臣愚言粗可施行乞先詔以諸路候役書行下半年以後遣使按省庶幾官吏先事警飭不敢懈弛以取譴斥從之實錄但書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請先詔諭諸路俟役書行半年遣使按省庶幾官吏先事警飭從之今以均集增又上言入其當日頒下亦具載均言但不出姓名耳臣竊以謂朝廷政事加於天下措施之利害繫民之休戚者莫重於力役今諸路役法既已頒下四方矣臣嘗以為天下政事有議之善者施之未必便便於此者彼未必宜蓋人情風俗參差不齊又事之利害試而後見雖明者議法往往不能坐察而預計及其法已行而見於政事則雖中材皆能覩其利害而論其得失何則顯

顯

晦遠近之異也比來役書類聚諸路申到文字大概固以因民情而立法矣臣竊恐去取損益之際未能曲當又差役之法久廢不講諸路官吏所申文字亦恐未能盡民間利害輕重今既頒行當否方見其間法有窒礙難於久行重輕之間有所未稱若不許郡縣申明因而完補竊恐政未盡美民有受其弊者矣臣欲乞明諭四方諸路各候役書已頒下半年後推行之際見有未盡未便事並畫一申州州申運司運司類聚奏聞委戶部詳度損益如法有未便不務申明或申明疎略不切事情並令監司覺察舉劾庶幾郡縣守令人人儆飭不敢匿情慢令而四方利害朝廷可以坐覽役法修具人情安便富庶修養之術無急於此伏願陛下特加留意

鄜延路經略司言夏國主卒今遣使謝奠慰賻贈詔本司選官引伴赴闕仍戒毋輕易與語新錄無仍戒毋輕易與語七字今從

實錄

丁酉詔應宗室磨勘止法可勘會抄錄進入御集二月十四日

朝奉郎孔平仲為集賢校理奉議郎劉唐老為祕閣

校理以召試學士院皆中格也 樞密院言內外坊監

使臣任滿當被賞無責罰有舉主二員者令再任次任

如之第三任滿取勞最者與補驥院闕任內職事修

舉亦與再任次任如之第三任與理路分都監資序任

滿取勞最者與補提點左右廂監闕任陞一等資序並

太僕寺考察以聞從之 詔于闐國進方物已回賜外

更如元豐八年例賜金帶錦袍襲器幣 監察御史上

官均言臣聞監司督察一路官吏實為朝廷耳目之任當選擇端平明敏之士以充是選庶幾奉行法令以安遠俗黜陟能否皆當其分臣竊見新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王祖道人品污陋天資巧佞向緣附會權貴兼更要任昨知泉州內則閨門不治有帷薄之污外則才識暗滯而郡事廢紊比者朝廷遣張汝賢按察本路至泉之日過飾厨傳曲為諛悅以蓋愆惡至以錦繡覆地被諸牆壁其他越禮侈費莫不稱是閩中士人至京師者皆能語其詳今既未加顯黜復使宣布使指才行如此安能公心黜陟奉行法令使部吏望風信服欲乞追寢成命別與一間慢差遣或一小郡庶使諸路官吏知朝廷博覽明照萬里之外人人自飭不敢踰義廢法以干

譴斥

祖道除江南西路運判在二月十四日因附見均言

戊戌右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王覲言臣等伏見軍器少監蔡碩盜用官錢乞取貨賂計贓共及萬緡論法當坐極典碩前宰相確之親弟也初碩奏以錢二十萬緡計置軍器物料仍乞從本監舉官分領其事乃是碩之指意本欲與其私黨共為姦利事下工部勘當工部乞吏部選官確方執國政不用工部之議而徇碩之本謀欺罔聖聰頒降朝旨特依本監所請舉官碩乃得引用竇長裕劉昉付之官錢同為侵盜遂致贓污狼籍夫宰相者正身齊家以表儀百官進善退惡以佐佑天子者也確不能防閑其弟使不犯法已是罪人而況廢省部之申陳假朝廷之號令使得自引私黨濟其姦謀此

而恕之孰不可忍確今已觀文殿大學士守輔郡縣有玷名器伏望聖慈特行貶黜以慰公議貼黃臣等本欲朝廷延斷蔡碩之後論被罪狀今竊聞蔡碩案已具多日確不從工部之議而使碩得引用私黨以成其姦見於奏牘事理已明則確之罪不待斷碩之後而可見也伏望聖慈詳察早賜施行觀奏集自注云二月十五日與梁燾同發己亥刑部大理寺言奉議郎前軍器監計置材料劉仲昕前軍器少監蔡碩並貸使官錢論法抵死並特貸命免真決各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仲昕送昭州碩韶州編管去年十月十六日攝碩仲昕等政目劉次莊除名實錄不書詔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確位居宰相竊弄威

福放縱其弟養成姦賊故也確再責三省言知州

考課請令吏部上其事於尚書省關中書省取旨賞罰

其劣等應罰而已衝降者仍從衝降法縣令已下即本

部賞罰從之詔京東西路安撫司強盜權聽本司酌

情處決俟寇賊衰息奏裁即罪不至死者亦聽從宜處

置訖具事狀以聞餘路如之先是京東歲荒民艱食多

盜帥臣上聞故有是詔新錄無四月十七日權宜指揮當考詔吏部選

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為額從侍郎孫覺請也舊錄云治平以前選

人用保任資考應格當引見而滯於有司者率二三年或緣事阻隔則終身有不調者熙甯初神宗惻然憫之

始更定銓法錄此無復淹滯之歎而覺乃復舊法故有

前至限員之請數句以覺在吏部幾二年初領右選右選

萬五千員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

功保甲進者補指使祖免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

改領左選於是復限磨勘員此據覺傳元年七月覺自

中丞在吏部凡一年九個月也左選磨勘限百人二年

二月十六日巳見右選得闕數千當考舊新傳皆同恨

不詳耳當采覺奏議稍增入紹聖元年閏四月詔見磨

不得過一人戶部狀檢會近降朝旨本部分立格目將

應舊三司事並收歸部緣向者三司直轄庫務無寺監

付委今若將舊事並行勾收不問冗末則省曹繁劇其

力不任寺監虛閒苦無職事一將近降收錄錢穀事務

格目條具合收其關申并依舊隸諸部寺監事件一侍

郎欲分左右曹左曹領本曹度支右曹兼領金部倉部

一如有該說未盡事件並從本部相度比類施行如事

體稍大即申取指揮一近降奴隸錢穀事務條格內除

修立到支用錢物關申戶部二條事不係錢穀割屬別

曹事件依舊外餘乞更不施行一今來條具到關收分

隸事件應該說未盡並從本部比類收隸伏乞朝廷詳

酌先次施行從之法冊二年二月十六日敕政目十六

升卿以何官衝替當考政目八年

辛丑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等言參考皇太妃冠服禮

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酌裁定其生日節序請損皇后

五分之一詔依所定內冠朶用牙魚元年十二月二十

月二十六日可考韓忠彥傳云詳定皇太妃典禮忠彥

稽參歷代逮及本朝故實以上宣仁初欲以皇太妃故

少降殺之其後卒用忠彥議畢仲游作忠彥行狀乃無

此又仲游作歐陽棐傳已附去年十二月二日乃無

井考陳恬作畢仲游墓誌云有詔詳定皇太妃儀制當

是時朝臣希勢銳進者則欲降其禮以避東朝之尊求

寵於歸政之後者則欲極尊崇以盡天子之孝而公獨

說於是籍紳大夫 又服公之純正 詔諸路巡檢士兵以元額之半差

禁軍以樞密院言士兵本以諳悉山川地里易於捕寇
今歲久以親戚鄉里之故或庇其為姦請以禁軍相兼
故有是命 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並行策應牽制
法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除極邊屯戍兵將外各於鄰
路近便處留屯所定策應兵將平居無妨本路調發遇
賊眾入寇須鄰路救援即互相關報仰被關路分量賊
勢策應如差定兵將發盡即復移內郡兵將填補鄜延
路於環慶路環慶路於鄜延涇原路涇原路於秦鳳路秦
鳳路秦鳳路於涇原熙河路熙河路於秦鳳路鄜延路
於河東路河東路於鄜延路更不豫置策應將兵遇鄰
路事宜止令互相關報相度出兵牽制始用范純粹元

豐五年十一月奏請也

十一日奏又以元豐五年四月三日奏再以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
乃降此約束舊錄併就二月十四日書權環慶路經略
使范純粹言舊制諸路並定於平日外仍許逐路發兵策
或賊大舉聚入一路除已定兵將外仍許逐路發兵策
應昨因徐熙議悉罷策應若不拔者幸耳請修明戰守救
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耳請修明戰守救
援之法令諸路按行詔云云至十月十一日蓋第二奏矣
奏乃閏二月十一日所奏也閏月十一日蓋第二奏矣
四月三日又第三奏至二年二月十四日蓋第二奏矣
悉檢討前後令相貫穿此但具載詔書仍結云始用純
粹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所奏也閏月十一日蓋第二奏矣
問斷且足以見奏請報應之不易云

省同奉聖旨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

事皇太后受冊依熙甯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

日受冊皇帝於殿上發冊令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聞

奏右諫議大夫梁燾亟率同列請對曰太皇太后將來

欲過文德殿受冊不知果有此議否太皇太后曰大臣

實其合道蓋三篇 卷三百九十五 三

要行此禮太皇太后意謂必難行燾對曰誠如聖慮願
堅執勿許且母后權同聽政蓋出一時不得已之事臨
朝受禮乃大臣妄意迎合欲誤太皇太后貽後世譏議
聖明既已謂非禮誠合公議乞速罷之因引明道二年
參知政事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
事敷陳太皇太后欣納

丙午中書舍人曾肇言臣伏聞已降敕命將來太皇太
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太
安殿發冊今大慶殿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來詔旨遵用
舊典臣子之義復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
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
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機出於權宜垂

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宮太皇太后崇
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
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爾竊詳故事
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
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
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
誠可謂至矣臣愚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
發揚皇上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
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
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
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睿聖慈仁功德之被天
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母后之所不及

則雖日御外朝未足爲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爲言者誠見太皇太后執心謙沖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爲己之欲臣愚故願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世以爲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臣伏見昨日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令卽英宗神御殿後建神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爲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之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預言之章獻皇后非獨受冊文德殿而

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甯節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爲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母后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悉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爲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重念臣至孤至愚昨蒙聖恩擢自疎遠之中言者攻排無所不至而陛下斷然不疑保全庇護恩德深厚非臣殺身所能報稱使犯顏逆耳猶當言之況聖度包荒樂於從諫臣而不言負國多矣伏望聖慈試加省察儻蒙采錄非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如以

臣為狂妄干犯忌諱重加誅戮亦所甘心輕冒天威死有餘責

辛亥知瀛州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孺知秦州五月二日改秘書監

前降葉康直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指揮更不施行此據

曾肇奏議增入康直初除在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并十二月六日又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當考新

除知亳州蔡確知安州以給事中顧臨言確凶險姦貪

因緣治獄致位宰相與弟碩論議國事進退人物因納

賄賂理無不知落職移郡不足示懲右諫議大夫梁燾

右司諫王覲皆乞重行屏斥覲言臣竊聞知陳州蔡確

落觀文殿大學士移知亳州成命過門下省而給事中

封還以公論之未允也確前宰相也緣其弟之罪而落

職知郡公論猶已為未允者何也蓋論者以謂若朝廷

但罪確以不能深察其弟縱情冒法而失於防閑則落

職移郡亦足矣然確之不可恕者乃不在於此而已也

夫碩所以得盜用官錢如取己物者正緣計置軍器物

料官竇長裕劉昞皆其私黨故也確為宰相使其持

心正直無所屈撓用工部之公議委吏部以選官而碩

不得自引私黨濟其姦謀則碩雖欲盜用官錢勢不可

得惟其聽碩舉官乃所以成碩之惡也由是觀之則確

之謫命公論未以為允亦其宜矣然陛下務以恩禮遇

大臣而不欲深譴確則亦當與一遠小郡庶幾可以稍

厭公議彼陳毫皆輔藩今自陳移毫地望均等此公論

之猶不允者也惟聖慈詳酌施行故確有是命觀自注

二十五日今附二十八日燾先與覲同言在二月十六日此或亦同上也政目顧臨繳還蔡確敕以為罪之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五
輕改知安州舊錄既於十六日載傅堯俞等劾奏云云
又於此載顧臨云云并載右諫議大夫梁燾言確容碩
之惡亂法無憚右司諫王覲言計置軍器物料官竇長
裕劉仲昕皆碩私黨確為宰相聽碩舉官以成其惡乞
重行屏斥按燾覲所言之舊錄不見十六日乞重行屏斥蓋
因顧臨繳駁再上此章舊錄不詳新錄又因之今別載
如上年十月十六日行遣
確今年二月十六日行遣
是月代州地震有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六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二年三月甲寅詔輔臣分詣寺觀祈雨 中大夫
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李之純為寶文閣待制知
瀛州 是日內批付三省將來太皇太后受冊有司雖
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顧予涼薄豈敢
上比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來受冊可只就崇政殿宜
令三省敘述太皇太后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
入學士蘇軾草詔曰祥禫既終典冊告具而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孝愛
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矧予涼薄

常慕謙冲豈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後處之無過之地乃是愛君之深所有將來受冊可只就崇政殿後三日內批付三省所進詔本從常慕字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卻有昔非之議可敘述太皇太后顧德實不及章獻不敢必依章獻御文德殿故事宜令三省倣此意度進入於是三省言臣等竊詳二日御劄指揮合降詔受冊於崇政殿謙冲退託之意咸謂盛德古昔所無尋具詔草進入今再準批畫有所更定聖慮所及深加詳盡及準聖旨令倣此作詔已依內降本略有損益重定進入如得允當乞批降指揮候得批降指揮作三省同奉聖旨令學士院依此降太皇太后手詔錄黃送門下省

陳恬作畢仲游墓志云公之在太常也會太皇太后將受寶冊宰相申公呂公及禮部侍郎郎中員

外郎太常卿丞博士至政事堂喻吾且訂其論公心知宰相欲遵用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受冊與同列更議宰吏持此目示座人及至公果何是時羣禮官無一人相曰此先帝遺制且故事也奈何是時羣禮官無一人敢置議者公懼其事據上抗聲曰外朝者天子之明堂非母后所宜居之今如此受冊遂將垂簾聽政一失其位無以示萬世且先帝遺制豈不曰舊章闕失更在請論耶宰相執默論其意羣禮官猶守舊不曰舊章闕失更在請正之宰相以問太皇太后乃下詔曰以吾不德豈可悚然偉公

之建明

丁巳太皇太后手詔祥禫既終典冊告具而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

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

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皇茂業豐功宜見隆

異顧予涼薄絕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所有將來

受冊可止於崇政殿後數日報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

續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冲幼權聽政事蓋非得
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主
所當御宰臣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
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太皇太后諭執政云蘇軾
言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曰
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略云朝廷損益之文各
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
之禮於今爲過於昔爲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
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爲不稱職皆當
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改職以安微命鄧
溫伯亦請改職詔答不允答詔曾肇制集有之蘇軾草
詔軾求罷故也不知鄧溫伯
亦求罷何
故當考

戊午詔宗室世曼第三男令瑜賜仲銑爲嗣毋拘年甲
著爲令又詔左藏南北庫商稅院並中書省差官左右
廂店宅務諸司諸庫審計司糧料庫香藥院北抵當所
粳米上中下麥料上下諸界舊隸三司舉官其令戶部
奏辟著爲令 吏部言請諸路科利場務三萬貫以上
舉官如故其不及處從本部差注罷京西京東河北陝
西路轉運使奏差法從之仍詔如有不職聽轉運司別
舉官以聞新本無此

辛酉詔禮部貢舉 廢雅州嚴道縣錫坑從成都府路

轉運司之請也新本無崇甯二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當考

乙丑戶部言請致仕文武官遇元豐八年三月六日登
極覃恩改官並支與合轉官資請俸內曾因子孫敘封

遷轉者即以初轉官一等給折支分數依本條元無請受者勿給從之無新本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聞黃履薦劉次莊補御史次莊本宰相蔡確密客確弟碩常與交通盜用軍器監官錢抵罪除籍清議喧然不平謂履之不忠莫大焉謹按御史中丞天子執法之官所以持振紀綱肅正朝廷者也御史與宰相陰相交結以為朋附是亂天子之法也朝廷何賴焉宰相者誠人君敬禮信任之臣然一有不勝任之責則御史得以正筆直繩以行朝廷之公是天子以御史為耳目之任既不能治大臣亦將何以治小臣哉確之在位以姦邪欺罔聞當是時權傾天下人莫敢指履既不能正筆直繩已為上辜先帝而下負士大夫矣矧又陰相交結以濟其私至

於引客自媚失職亂法其為不忠莫大於此幸陛下仁德如天不致於理而使全首領被簪笏蒙光日月之下為履之賜萬死不報矣安得復列侍從出入朝廷號清臣哉伏望聖慈指揮特賜重行貶竄以為私邪朋黨之誠羣臣幸甚貼黃其保任失當自有國法乞別從有司施行臣恭聞十四日御延和殿聽政伏乞面賜執政大臣行遣仍乞降出此劄子其貼黃乞畱中元豐八年四月十四日次

莊為御史

丙寅降龍圖閣學士知越州黃履為天章閣待制知舒

州四月八日

梁燾又言臣伏聞已有誥命降授黃履

待制在近臣保任失當之過則為重在履朋比不忠之罪則為輕清議訥訥未為允當臣竊以謂羣臣之間有

涉附會變亂白黑欺罔聰明者自當痛繩以法摧奪屏斥況御史中丞者法度之所在綱紀之所任而自爲亂法度隳紀綱可不重爲貶竄以清朝廷耶臣前章論履以爲其人不堪復在侍從之列非願朝廷削一兩等寵名示恥而已如此豈是治御史不法之典刑哉且待制乃侍從清班安得爲貶責之官伏望聖慈詳酌指揮重賜施行以肅中外壓伏清議貼黃臣以清議喧騰不敢循默如朝廷未賜追改前命恐清議終是不平卻致言者紛紛紊煩聖聽伏乞少畱宸慮速賜指揮臣竊謂執政大臣必能上同聖意共嫉朋邪如履姦回宜無愛惜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別賜施行又言臣近再論黃履結附宰相亂法度隳紀綱待制侍從清班不得爲責降之

官乞重行貶竄至今未聞指揮臣竊以自古朋黨之起皆致國家禍患明主所當早辨而力除之正臣所當共嫉而急擊之懲一勸百是爲典刑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制政房闈乃是深惡朋黨蒙蔽之時而履之姦邪得罪清議正宜立法以肅中外陛下至公至明不疑於斷誠得早辨力除之道輔弼盡忠協德所當共嫉急擊而議罰不敏臣竊惑之伏望聖慈面詔執政大臣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以明法度以正紀綱使抱忠特立者知勸懷姦阿徇者知懼臣之爲言豈獨區區在履也貼黃若履以己之所知引致孤寒其人冒法履坐累當貶止是失於保任蓋亦常事陛下聖恩薄其罪可也赦之不問可也今以執法朋附大臣稱薦御

史使其人無過履亦自當重責矧次莊之為罪人也履之亂法朝廷不深治之則是為亂法之人又廢其法也何以示天下四月八日左諫議大夫鮮于侁為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侁以疾請補郡故也侁舊傳云請六曹屬又觀望請復制舉請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而試先論

策司馬光以十科取士侁薦王鞏可備獻納科而試先論然新錄辨日制科當復非為觀望侁薦王鞏不曾用今剛去二十四字恐侁之出或緣薦王鞏也當考二十五月二十日侁卒右諫議大夫梁燾言風聞鮮于侁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侁以疾自陳蒙陛下聖恩許以善去使得養安為侁之賜甚厚然羣議以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均是天子侍從獻納之官而諫議大夫在待制之上今侁之去不因有罪輒下遷修撰人以為薄臣謂侁居職未久今方用資格以累日為功

侁之除授不為不當臣竊以朝廷用人當旌別人材不當限此歲月苟其人可為侍從在朝廷雖一日而去當以其賢而與之侁西州文行之士風節見稱於縉紳君子中間流落十餘年晚遇陛下獎用羣材之時亟蒙擢在言路侁練習故事忠正開納縉紳咸服是其人可為獻納侍從明矣今以疾請郡恐不須計以歲月遠近為之高下伏望聖慈詳酌指揮假侁一侍從職名寵其老成以全陛下初終之恩以長朝廷忠厚之化事出特恩不可為例願下明旨以塞僥倖二十六日曾詔盛陶依舊工部郎中郭茂恂依舊軍器少監批旨茂恂多致人言陶在部未久故有是命二月十二日初除四月太學博士呂大臨太常博士楊國寶並令中書省記姓

名皆以文彥博薦也國寶除太博政日正月二十六日

先是侍御史王巖叟言臣風聞文彥博特薦四人乞

朝廷不次擢用其間楊國寶呂大臨二人是見任執政

之親士大夫口語籍籍以為不平此薦之有無臣不可

知既有所聞不敢不告竊以執政之親雖是賢材陛下

許其不避嫌而用之若其賢非素信於天下則天下之

人一見進用必不稱其賢便謂用之出於私意朝廷雖

自信不疑然人之多言亦不可不畏爾況國寶已擢為

太常博士大臨已擢為太學博士皆儒學高選不為沈

抑不若且養之以重其名實待他日親嫌之大臣去位

躡等用之無所不可初既不損清議又不終失賢材上

下兩得豈不美哉不然恐失天下寒士之心於聖德不

為有益伏望陛下用人之際常以先寒素為意以慰公

議臣聞耆舊之說本朝賢相王旦執政之日不令弟應

舉恐妨孤寒進路至今天下稱其美案此下原詔樞

密院將來轉員換前班其不得過七十人人數多寡隨

所轄均定殿前司諸班直八人馬軍二十人步軍十七

人馬軍司十人步軍司十五人編排神宗皇帝御製

所言近申請應中外臣僚之家及官府寺觀等處始經

神宗朝賜到御詩御製文字並錄本以進頒降付本所

竊慮中外臣僚之家祕藏不盡檢尋及錄本差錯欲乞

從本所移文指定取索仍令所在官司將其本校勘別

無差漏用印保明速繳赴本所并御批詔劄之類亦乞

取索從之通議大夫提舉鴻慶宮賈昌衡以正議大

夫致仕

戊辰夏國進奉使祝能野烏裕實克等見於延和殿故
夏國主嗣子乾順言昨父國主薨蒙遣使祭奠弔慰前
已附表稱謝謹差大使祝能野烏裕實克副使呂甯勒
喀瑪等進馬橐駝總二百七十頭匹詣闕稱謝又差大
使揚烏威明裕默副使恭羅們色勒裕勒等稱謝太皇
太后 先是文彥博奏臣竊以數十年風俗僭侈車服
器玩多踰制度以致仕民之家率多貧乏不修廉節夫
爲國家之要在乎民富富民之要在乎節儉民旣富矣
君孰與不足臣欲乞選官檢唐室至於本朝令式參定
制度隨時制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
敢僭侈風俗當自淳儉太平可以立致臣嘗觀唐史太

和中僕射王涯奉敕詳定制度頗爲精當終爲權貴沮
格不行朝論惜之然涯之所定亦甚煩密臣今所乞固
須簡當可久遵行其王涯所定今亦錄本進呈臣伏詳
舊制三品四品官方得衣紫衣朱竊見近時及朝班之
內衣紫朱者極多著綠者甚少蓋是時推恩賜者頗眾
臣謂服以章有德自古所重臣乞今後非品秩當服朱
紫及舊著今例合得外乞罷賜服詔禮部刑部太常寺
同共詳議聞奏禮部刑部太常寺尋具到前後禁止奢
僭令文可以增損遵行者詔元豐敕令條約已備令御

史臺覺察

彥博言此蓋在前矣有司及今乃舉行也舊

風俗僭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貧
乏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本朝令式參定制度隨時
制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詔
令詳議以聞今具到前後禁止奢侈令文可以增損遵

行者詔元豐敕令條約已備令御史臺覺察新錄因之今全載彥博初奏并梁燾駁議故別加刪修仍存舊錄

彥博又奏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今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為上多舉主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妄冒如近時買人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者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吏部尚書侍郎大略依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德功效為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銓官引對一經聖鑑物無遁形便有去畱孰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衡鑑自任處之不疑間或以人才高下絕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為稱職詔遣

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禮部看詳

彥博奏據本集

增入五月十八日三省議上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恭以天下蒙

被聖政日益安靜正宜慎重言動鎮以有常一為動搖猝難復定日者陛下更張法令布宣恩德中外莫不欣悅者以其便於人情也今若事無百倍之利而知其實又不利於百姓則不足為也雖有良法美意未可為也臣竊聞朝廷近以大臣建言乞採用唐王涯之議改易衣服制度付有司集議臣嘗考之古議雖頗有可行之文然在於人情實為未便有司遲畱未敢遽決羣言喧騰傳播失實京師細民至不安業遠方之人尤為驚疑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寢罷其議以安人心小補之言願畱宸念貼黃臣竊聞大臣請以六典故事三類用

人朝廷眾議皆以爲未安所以元降指揮乞賜寢罷臣
所請乞寢罷劄子伏乞聖慈降出付三省候進呈取旨
卽乞面降權罷指揮以示聖恩優假大臣之意又言臣
近以大臣請採用王涯之議改衣服制度又請依六曹
故事以三類用人並乞寢罷以安羣心今踰十日未聞
指揮竊以臣昨來自外方所傳殊可驚駭及入京師乃
知事實不致如此然土工皆不自安如所傳者略訪事
之本末又知未可行於今日也朝廷雖付之有司以采
羣議設使觀望回忌者附會遷就其說終亦歸之無用
徒爲是紛紛張皇不若罷之爲便今持未可行之事待
終無用之言曠日不決以搖人情臣不知何益於朝廷
而安之不變耶此臣所以區區而一言也若近來人情

已安物議已定臣豈敢復言以瀆天聽訪聞民間以爲
事既持久終有施行喧騰搖動未減前日輦轂之下首
被聖澤歌頌相聞者有年矣一旦忽起愁歎怨嗟之聲
甚可惜也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貼黃
涯議苛細妄作當時竟不能行六典雖有成書終亦未
曾施行朝廷必欲取其一二且俟他日未晚方今聖政
惟新垂意安靜人情漸定不宜動搖伏乞聖慈速賜指
揮以安中外按以三類用人至五月十八日乃施行梁
初使契丹回對延和殿太皇太后在五月十六日熹行狀云
初熹對曰臣自雄州以來但傳聞朝廷改衣服制度所聞
初不爲然及至都下乃信所傳不妄而又有甚於傳
聞者衣服制度及以三類取人在唐固已難行而謂聖
朝可行乎太皇太后曰三類取人爲之便遂欲行之須取
率國家制度法令豈可以一人建議以爲可行之須取
在庭公議以合天下人情則理順而義得庶可久於行
也今陛下不采在庭之公議不察天下之人情直以大

臣一言遂以爲是便欲行之臣重爲陛下失之也太皇
太后曰當何如右司諫王觀對曰此終難行熹直曰願
罷之陛下更張之乃可此非所先也爲人臣者當以堯舜
之道輔佐人主奈何以有唐不急之法輒課聖聽乎熹
使還在二月定衣服制度在三月十六日以三類取人
在五月十八日樞密院言自來轉員引呈軍員絕舊行
日須更考詳樞密院言自來轉員引呈軍員絕舊行
門對御試武藝並臨時特旨推恩前期未嘗按試至日
試換之際旋乞添加斗力或涉唐突坐罪非輕請於轉
員前一日令殿前承旨軍頭司同入內都知或押班勾
當御藥院官一員前一日就軍器庫按習隨事藝定斗
力仍審問願換前班之人依令試驗識字殿前司契勘
有無過犯申樞密院丁甯曉諭至日不得唐突旋乞增
加斗力從之二十六日又有尋又詔令樞密院召管
軍臣僚赴院說論如至日尙有唐突卽時押出送所轄

軍司收管更不領赴殿前對御審問免致喧竇

新錄並無

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人

堪知州者一人送吏部籍記遇三路及諸路四縣已上

知州軍闕先差本等次差歲舉通判資序人如資序舉

主同卽兼用本部格差注其見任知懷州王子文知海

州霍唐臣知彭州張堯士知廣安軍趙袞令逐路轉運

司體量治狀以聞先是殿中侍御史呂陶言竊以今日

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也封疆千里生聚

萬眾休戚所繫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爲半刺兩

任有薦者三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殘民害物十郡之

中常有二三暗塞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眾十

分而言失其守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

續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六
廷清明百度講舉憂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紛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者皆循吏之效唐之貞觀開元號爲善治太平亦嘗自擇刺史誌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冊足爲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詔近臣舉用而監司之選稍清矣至於郡守尤爲親民略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已上於通省資序人內舉堪知州者三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卽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人人庶幾牧守之職有庇生民循良之風無愧前古又言王子文等四人治郡無狀故有是詔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試司農少卿范子奇爲河北路

都轉運使

王觀云云附此月二
十四日并四月六日

己巳詔都水使者王令圖在河北經營河事亡歿令本

路量與應副喪事仍賜錢五十萬從侍御史王巖叟奏

請也

庚午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韓絳充

集禧觀使發來赴闕絳屢乞致仕不許因召之降授

朝散大夫王孝先爲都水使者

王觀云云附此月二
十四日并四月六日

右驥驥使內侍押班權管勾入內押班公事馮宗道爲

皇城使三省言古者道揆在上法守在下今旣責有

司以守法又委之以引例則爲職不專而奉法有二如

此則亂上下之分長出入之弊欲例之在有司者收還

中書緣修例於法外別作輕重尤難於創法非深識義
理善揣情法者不能精也今修例專委吏人恐未能充
此任欲擇燭理明審者二人充中書刑房檢例官使議
去取類例因令閱大理刑部所上奏案籤貼差失以告
於執政古者獄疑則司寇以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今大理刑部所上奏案必先經尙書省次上中書中書
貼例取裁乃過門下門下職在省審見其差誤理須駁
正不惟事涉迂滯稽畱犴獄亦有逐省退下有司其間
輕重相反有司緣此益增眩惑欲刑部大理奏案兩司
所議皆同卽令具指疑慮可憫情法輕重之狀若兩司
所見異同則各爲一狀並上中書三省參聽若州郡元
作疑慮可憫及情法輕重奏上而有司以爲罪不當讞

卻行改斷依例具鈔奏上內尙書門下省點檢尙有可

疑亦委三省同議從之

政目云詔疑獄三省同議舊錄云後以刑部論奏罷前令新錄

削去二十八日范百祿云云卽舊錄所稱刑部論奏也

戶部言陝西提刑司奏

逐州軍上四等人戶旣免交移只令本路州縣送納轉

運司所立地里脚錢比之就遠倉送納費用錢數別無

侵損於民外第五等自來不曾支移人戶惟陝解二州

費用差少蓋是平日轉運司支移之時地里不均故輕

重不等今來難以一例裁減乞下轉運司今後賦稅將

第一第二等戶支移三百里內第三等第四等戶二百

里內第五等戶一百里內如人戶不願支移乞納地里

脚錢者亦相度分爲三等錢數各從其便從之前此御

史言陝西轉運使呂大忠以支移爲名其實不離本處

止令稅戶每斗納腳錢十八文百姓苦之詔提刑司體
量故有是奏

辛未觀文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知河陽馮京為保甯
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詔密州日照莊鹽場以日照鎮

為名令監官兼管煙火公事

壬申太師宰臣執政親王宗室自羣玉殿迎奉神宗皇
帝神御權奉安於文德殿

癸酉羣臣詣文德殿行告遷禮皇帝行酌獻禮宗室立

班前導神御至景靈宮宣光殿奉安宗室立班儀如迎

奉神御鼓吹及鈞容教坊作樂皆吉禮文德殿酌獻皇

帝並權易吉服宗室逐處立班及前導神御權用吉服

鞍韉禮畢如初 呂公著家傳云三月二十一日癸酉奉
安神宗皇帝御容於景靈宮宣光殿是

日早百官立班文德殿廷詔公著攝事酌獻以上感寒
塞不出故也獻畢宰臣親王以下皆徒步導從至本殿
非禮也蓋二王欲之
此與實錄同當考

丙子右司諫王覲言臣伏見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

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賑濟者久矣猶以為未也又

遣專使察視之惟恐一夫之不被其澤也恩德可謂厚

矣然耕耘失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

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所謂本者

大河橫流吞食民田未有窮已也故濱河之民居者無

安土之心去者無還業之志而又田為陂澤者雖欲還

業將安歸乎今河之為患者三泛濫滄瀆漫無涯涘吞

食民田未見窮已一患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

淤澱轉輸艱梗二患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

於澱轉輸艱梗二患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

於澱轉輸艱梗二患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

卽爲平陸三患也此三患者外則生遐方窺覲之心內則成倉廩空虛之弊失田業者雖遇稔歲亦無還集之期憂夫役者雖非凶年亦有轉徙之意其爲患者如此則朝廷之上得安枕而無慮乎前日朝廷蓋嘗畱意於斯矣頻年遣使徒引歲月而議論終不決也策將安出哉臣愚以謂可遴擇都水官轉運使官而責成焉庶幾可爲也朝廷於都水轉運司何嘗不務得人耶然而鮮得其人者蓋有自也臣竊見朝廷近日用都水使者必擇其嘗爲水官者可謂審矣乃所以失之也夫旣有其才又更其事者則善無以加然必不得已惟才之擇焉可也使其人明智不惑而足以辦吾事雖未嘗在河朔未嘗爲水官可用也使其人暗陋無識而不足以辦吾

事雖久於河朔嘗爲水官果何補哉新轉運使范子奇屢在河朔矣是前日嘗建議欲復故道者也初其言似乎得之詳而講之熟者一旦朝廷遣專使李常等按其事常等之議有所不同子奇遽變前說而求合焉果明智不惑之士耶非耶朝廷固嘗採公議而罪之矣今復以爲轉運使臣莫知其故也新都水使者王孝先嘗任水官矣是前日以鍛鍊而爲大理卿者也孝先自作長安司錄已著暗繆之名關中士人傳以爲笑旣任水官茂聞善狀及充廷尉惟務刻深果明智不惑之士耶非耶朝廷固嘗採公議而黜之矣今復以爲都水使者臣莫知其故也今河北數千里之地百姓流亡三患未去而欲以治水之效望此兩人臣決知其無補而有害也

伏望聖慈以河北生靈爲慮使都水轉運司官各得其人然後責之以治水之效庶幾有成焉貼黃稱河議不決累年矣其持論不同者率多貴近大臣也今都水及轉運司既欲其明智不惑又欲其所守堅正無所觀望畏避然後議論出於至公而可當重責此非子奇孝先之所能及也說奏議自注云三月二十右諫議大夫梁燾言伏聞敕旨依有司所請以應欠市易均月錢大小姓人戶不以係與不係元乞折納舍屋指揮拘掠施行奉聖旨小姓戶拘掠一半此令一出羣衆騷然室廬里巷之間怨嗟愁嘆之聲復作甚可驚也臣以謂失信動搖人情莫大於此朝廷始謂官錢重困百姓至於破產亡家故給還屋業但爲均月錢送納甚大惠也行之

未久而欲增爲貼納行之又未久今復變之豈不失信哉竭其所入爲之拘掠摘其不足使之貼納是絕其生計而驅之就飢寒離骨肉也豈不失恩哉其元乞納舍屋謂若在官拘之粗亦有理不係元乞折納者一切奪去未爲無名小姓所有不多豈堪去之一半而又增貼納也持之日久取之日削民力終不勝困矣官錢竟至虧損民產竟至破壞是公私兩失也設使一日得之亦須以歲月用之卽寬歲月之取以應歲月之用官錢終足民產終存是公私兩得也況縣官經費不專仰此錢百姓用度非此錢不足何苦而不以緩民而使姦人暴吏不深惟國家大體而妄作自媚諂事朝廷爲此刻急之事大罪戾也伏乞聖慈詳酌特賜指揮追寢敕命以

安人心使京師之民曉然知陛下仁民惠愛之本意貼黃祖宗之朝京師之民被德澤最深居常無毫髮之擾故大姓數百家慶厯中西鄙用兵急於財用三司患不足者數十萬議者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曾不擾民而國家事辦祖宗養此京師之民無所動搖者正為如此臣願陛下以祖宗之法為法存全愛養京師已敝之民一二十年之間方得如舊誠遠計也伏惟聖慈深留宸念此議梁燾奏議小姓戶拘掠一半係二年三當考燾集論此事凡三奏今但存其一編類章疏又別有一奏即第二奏也有小不同今增入燾又言臣風聞朝旨拘收見欠官錢人戶產業臣竊謂未必然命令一下民間鼎沸傳之四方人情驚擾復結愁怨轉傷和氣甚負陛下安靜天下之本意也伏乞聖慈特

降恩旨罷此行遣令展限理索以安百姓之心貼黃拘收物業者謂如日掠房錢三二十貫每日盡掠納官候償足官錢方卻還本戶如此則人戶每日無以為生必致破壞家計飢寒失所骨肉離散此事萬萬不可行伏乞聖念速賜指揮又今久旱為災恐政事有所未協民情正宜君臣同德以安靜為務此令一出必動人怨非所以感天致雨也伏望面詔執政大臣使欽體睿慈又方今民情漸次安業不可少有動搖只如拘收一半物產亦足以破壞人戶家計須是全罷今來指揮即民間實受聖賜也又熙甯以來有司上誤朝廷催納官錢不足即沒納財產至於上等人戶雇妻賣子一家老幼星散往往飢寒怨憤至死京師如此破壞大姓十數家中

續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下戶不可勝數此事豈可復見於今日也陛下左右之臣必皆忠讜可賜詰問令奏其子細但恐天聰不忍聞之此可爲深戒也

丁丑開寺觀祈雨

戊寅中書舍人曾肇言吏房送到詞頭右諫議大夫鮮于侁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臣已撰辭簽書錄黃去訖今檢會元祐元年六月十四日敕節文自侍郎至諫議除外官者並無換待制卽朝廷擢用及責降者不用此例今來鮮于侁以疾丐郡累章然後得請卽非責降所除集賢殿修撰竊慮未應得前項條貫伏乞下三省改正施行詔候一年取旨十四日侁出梁燾云云已附十四日駕部郎中黃好謙知濮州 樞密院訪聞諸路州軍頗闕兵士防

守及兵仗不完處今災傷州軍盜賊竊發數有奏報深慮姦人窺伺無備及於僻遠兵甲難到之處乘間作過請除三路外令諸路安撫鈐轄轉運提刑提舉兵甲等司點檢轄下防守之備若人兵器仗不足卽相度那移添補修完務令足辦僻遠處亦於鄰近量添人防守使緩急可以照應救補或城壘圯壞亦隨宜修補更有合行事件並節次措置以聞卽不得張皇搔擾仍不下司從之 都大提舉成都府永興軍等路催茶司言準敕熙河秦鳳涇原三路合用茶依舊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三路許商旅通販今欲乞仍以永興鄜延環慶爲所部及以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司爲名并措置畫一並從之編類冊三月二十六日聖旨 陝西制置解

鹽司言得旨從本司奏請將沿邊環慶等八州軍依范祥舊法召人自備貲本入中解鹽一依新裁定鹽價於轉運司年額鈔內紐算支還價錢其入下鹽卻依裁定每斤價錢出賣應副轉運司糴買本司相度欲乞將舊法客人入內解鹽於年額賣鹽錢數內減費錢二萬七千餘貫許依數取撥添納充在京賣鈔本錢隨時消息平準鈔價從之

己卯詔近年內外官司和雇百姓剗刷廂軍興造土木少有休息今雨雪不時亦恐緣此有傷和應天下見修及合行繕完處止令合役人漸次修葺外餘閒慢處宜權罷三年所有每年例諸州軍剗刷廂軍兵士除河防邊防緊急及城壁倉庫營馬棚不可暫闕應副外亦令

權罷差刷三年如有已剗刷到作匠役兵立便卻令押歸元處仍不得以和雇為名差雇百姓所有官司有違在京御史臺外路監司覺察按劾以聞西京奉修神御並依已降指揮舊錄云國家承平百有餘年祖宗時宮室倉庫至熙甯上漏旁穿先帝稍加完繕時以為傷和氣新錄辨曰罷繕修以恤百姓蓋恐懼彈災之盛德今削去國家承平以下三十四字新錄今乃全闕此段蓋脫版非刪削也御集在二十八口

庚辰刑部侍郎范百祿言近敕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擇燭理明審者二人充刑房檢例官使議去取因令閱大理刑部所上奏案并令大理刑部奏案具指疑慮可憫情法輕重之狀若兩司所見異同則各為一狀並上中書省者竊詳造令之意當謂秋官之貳不得其人致煩朝廷收還此例別建宰屬不付有司恐當為官擇材

不可因事變法今新錄節目逐件事理頗窒礙本部施行未得已具奏聽旨外若以為臣不職宜早斥罷望除臣外任一差遣詔不允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成王命今復存之蘇軾
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固宜審處歸於至當
不盡其說哉例在書與在道也司其益修厥官以稱朕
而卿遠欲以此去位非古之舍人司馬光議復差役法
意百祿傳明年初嘗為試遷中書舍人司馬光議復差役法
前數百熙甯初嘗為試遷中書舍人司馬光議復差役法
不從使遼還甚悅今第減出錢以強盜及故殺人死則法
矜者無祿於朝謂之不可殺則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
廢矣無可憫則謂之不可殺則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
以爲無可憫則謂之不可殺則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
疑與可憫者矣天不奪然卒行之萬計如殺之科自是無可
者不當獄者多乎光不能奪然卒行之萬計如殺之科自是無可
不當獄者多乎光不能奪然卒行之萬計如殺之科自是無可
以合者百祿熙甯之令非疑慮與憫而配者免
駁劾至元豐剛去熙甯之令非疑慮與憫而配者免
卽奏劾至元豐剛去熙甯之令非疑慮與憫而配者免
祐二年死者貸官吏之畏罪以聞明年殺獄門下省多駁正

當貸者皆欲殺百祿屢以告執政官怒言於上有詔
例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之情法輕重如所請既宥
刑部復歸刑部且上疏論之疏奏悉如所請既宥
以而例復歸刑部且上疏論之疏奏悉如所請既宥
載咸平免役事新傳自是中外悉因舊傳按司馬光稱百
月與日光爭法豈未為刑部侍郎考時或為中書舍人主判
刑房則可爭法豈未為刑部侍郎考時或為中書舍人主判
墓誌但云使還權未可刑部侍郎考時或為中書舍人主判
人兼死矣墓銘又云則朝廷及與光論辨若真也或以中書
則光死矣墓銘又云則朝廷及與光論辨若真也或以中書
侍元祐初大臣議收刑部出祖禹尚書設刑部可房檢劉廣傳
云疏言初大盡出先帝聖畫以例藏刑部可房檢劉廣傳
上不可則取旨六曹惟刑部用且唐制中書舍人六員
不案今以改熙甯案問自首法廣固執不可刑房舍人六員
設矣時議改熙甯案問自首法廣固執不可刑房舍人六員
李威問律中五事廣
折衷疑議聽之聳服云
詔右武衛大將軍和州刺史
叔羆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坐毆兄叔牙
故也 又詔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以一百人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六
定額遇聖節許進子二人與收係額內有闕於已收係
人內從上撥二人食祿願依舊進借差殿侍者聽奏三
人餘依著令仍自今年生辰為始 殿中侍御史呂陶
奏蔡碩案內有考功員外郎呂和卿令其子借軍器監
官錢興販事乞特行責降詔和卿通判袁州八年四月
卿為員外政日云呂和卿袁判生子假名攬軍器監物
營運今以曾肇制詞修入二月十六日升卿衝替坐偽
封物貿易免稅政
目有此實錄無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三月辛巳太師文彥博奏乞致仕右僕射呂
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詔不允 范純仁言臣竊見近日
久無雨澤聖心焦勞深究軍民利病特罷廂兵遠役勞
費之苦足以感動天心消彌災旱尚有禁軍常日教閱
弓弩斗力太重比之祖宗舊法驅率甚嚴雖朝廷曾降
指揮寬減緣為將官人員各有賞罰是致將官等惟顧
己身利害不暇體恤眾人其有招揀新到及老舊之人
或疾病初技或筋力稍虧必不能盡應格法便遭鞭朴
驅逼不免告假百日求為小分不惟枉有退減兵卒久

遠亦人情之所難堪伏望特作聖意宣諭殿前三帥今
後諸營教閱並依祖宗故事弓弩石斗各量人力等第
閱習不須科罰人員及乞指揮樞密院所有將官得替
賞罰亦皆寢罷但令監司察其不職自然不至廢惰如
此則眾情感悅必能召致和氣臣職在樞密院亦合奏
請施行又緣事繫眾情不若特降聖旨處分數日前有
兵士懼見教閱商量自縊者乞密問燕達等必知如稱
不知卽乞宣問樞密院此事從違當考罷廂軍遠役勞
苦之費當是二十七日指揮今
附見 是月宥州牒送陷蕃人三百一十八口詔鄜延經
略司候到其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城寨並特行給賜
其餘不係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壕堠
政日有此二大事也而實錄不載當考元
祐元年十月末并四年六月戊申可考 先是左司

諫王巖叟言或移入
三年春臣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和殿進

劄面奏葭蘆吳堡二寨限隔大河深在賊境創建以來
困弊河東而實無益於國家不如棄之爲休養百姓長
久之計蒙宣諭欲令施行至今累月未聞別有處分竊
以二寨廢興繫一路生靈休戚朝廷不應置而不思必
料已有計議臣訪聞二寨公使錢每年各二千餘貫河
裏諸州郡皆不及逐寨官屬利於所得之厚惟恐其廢
多是張皇形勢緣飾事宜以惑上下之聽凡有被差官
員到寨獻遺豐腆人人過其所望故帥府監司之門常
有與爲地者臣恐雖有指揮下本路相度廢置朝廷終
不得聞利害之實伏望陛下深賜體察特以聖意詔廟
堂早決大議無貪外虛內貽後日無窮之悔天下幸甚

貼黃稱臣風聞嘗有朝旨問廢置利害於本路經略司不肯真具害實以聞而推之邊臣邊臣曰大帥猶不自言我輩且何敢當臣竊以去大害復大利非朝廷決議終不可成若上下交相顧避不肯身任其事則國家何賴百姓何望此臣之所深憂也惟陛下省察又稱今二寨兵馬減省之餘猶不下三千腹心列郡猶不得足又自糴於寨中本地無所出今來米價每年二百已上既勞遠民以輸稅又傾貴價以糴糧而養重兵於無用之地坐以自困豈持久之計哉此事不難見也又稱臣竊以天下之兵冬衣合是八月五日散臣聞河東路諸軍冬衣直到冬節方得及小分明堂賞賜有至今不支處此事豈得穩便何若不貪新地不添戍兵凡百循守舊

疆界兵用舊兵數使百事自優足豈不善哉 巖叟又言臣昨論葭蘆吳堡一事自創置以來晉絳二州支移稅賦往回一千四百餘里百姓不堪其弊非惟百姓受弊而國家亦無所益乞行廢棄以絕長久之患至今未蒙施行但見河東轉運司相度乞令合支移州軍人戶稅賦糧草將戶一半於本州折納見錢餘一半令就逐寨送納本色又云如願並赴逐寨送納本色者聽以臣觀之是有寬減之名無寬減之實蓋一半折納見錢州縣估價必於實直上各有所增又添入加耗數目紐起地里腳錢納錢之際復有公私一番費用此外方始齎持一半本色依舊往回一千四百餘里送納比之盡數支移乃是重成煩擾本路轉運司雖知遠輸爲害緣二

塞側近無人耕種須藉支移二寨若存則遠輸終不可
罷遠輸不罷則民力終不可勝臣訪聞遠輸之民每般
輦糧草至黃河或遇風雪艱阻有經旬日不能渡河者
暴露岸次進退無路惟相與號泣平時如此不知一有
警急增益轉輸百姓之苦又將何如臣欲乞下本路轉
運司相度廢罷二寨只於河裏舊寨爲守禦之備外以
息邊患內以寬民力貼黃稱臣訪聞葭蘆對岸剋胡吳
堡對岸近上定胡又有畿內第五將副駐劄應援兩寨
萬一賊馬奔衝其剋胡定胡援兵勢不能急速濟河坐
費芻糧無益於事又畿內將兵不任勞役大河內沿邊
巡捕兵士日有作過者今春初河上殺人并劫強賊凡
七次盡是畿內兵士邊民不安皆謂實無西賊鈔掠之

虞但有東軍驚擾之患伏乞亦下本路措置如移葭蘆
吳堡下二寨兵馬過河除合畱屯守剋胡定胡外乞并
畿內將兵盡行減省庶可以節邊用安邊民伏望特畱
宸念早賜指揮 嚴叟又嘗面奏曰陛下欲養民力豐
國用須是邊上棄置卻如此等無用城寨自守舊界則
民力日日寬舒國用日日饒足民力國用既有餘矣自
是制服遠人之道若民力困國用又空則遠人便生輕
侮之心此不可不於事前思慮也大臣各持異見及顧
避無由議得今日復一日養患益深極爲不便此事須
是陛下斷以一言大臣卽自然議定今且乞陛下先了
此二寨況此等疆縱使取得數城終不可保緣在他界
內自家供應費力是他不消忙來爭且教國家自困甚

爲得計潛窺自家力疲即便乘之國家先見不若早自
爲計裏面減浮費節用度皆是毫末都未濟事惟是邊
上耗蠹最大減得兩三處卽萬倍有餘矣陛下試下有
司會計看此二寨一年所費十萬仍未能計會得民間
所費也昨來小人欺罔朝廷自邀功賞修下此寨於國
家全不濟事只是添得患害坐困百姓今日陛下救百
姓之患盡除此等事百姓方得久遠安樂若是他日郡
縣連有天災外面夷狄攻奪此城自家如何支吾其勢
終有一不可保至時棄之卻是遲矣呂大防好邊上修
城立寨熙甯中已曾與韓絳共修羅兀城費卻無限性
命隨手爲西人所奪狼狽而棄之又致慶州兵叛幾至
關中之危西則熙河蘭會延州西寨南則誠州沅州皆

是貪虛名受實弊盡合棄絕以安中國陛下觀國家未
開拓邊地已前邊患如何人心如何兵威如何財賦如
何旣拓之後四者復如何事迹相遼甚易見也此等去
處不知國家將何用使其地足以自贍猶可況不足自
贍盡煩中國之助兼河東民窮於他路國家自得麟府
豐三州而民益貧今又益以兩寨尤非三州之比日久
月長恐心腹之民久而生怨不爲國家之福此據嚴叟
朝論增入
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
擢置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去
年六月中常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
施行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
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

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
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乃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
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
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能一一再言止取事最切者
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
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
省察人主進業於陛下聖德未為無補兼講官輔導之
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
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勞煩聖躬欲
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常日講官至簾
前問當主上進德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
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言以為

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
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
崇儒重道之體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
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蓋輔導之間有當奏
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
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
然蓋從來不曾有為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
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
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耳臣披肝瀝
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又上疏曰臣
近言邇英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
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

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漸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
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之願遂矣如臨之言在臣自
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至
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尙可也今以
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在輔導安得不辨臣竊
謂自古國家所患莫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
學在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聞道則淺
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
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
觀簡冊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
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
也陛下有簡冊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冊

所無之功業不止如前代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
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
道當思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
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
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
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
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
乃凌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
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
也苟如是者眾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
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
圖移陛下之善意者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

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宜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

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無有重於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耀史冊不祇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時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爲是者或亦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

而及迫於尊君之義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義
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
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
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
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
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
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
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帝之臣為能
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
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
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
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

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
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
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道之門絕稽
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
使勸講官稍思職業不辨可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
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
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
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
之見懼其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
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
默呂陶亦奏駁願請獨與願臨辨當是臨疏付出也四月
二十日蘇軾願臨除待制河北漕或緣此議不合四月
等乞畱願臨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昨於去年嘗具

疏論官冗之弊乞行裁省澄清入仕之源繼聞朝旨以臣封章下給事舍人吏部會議近聞已上都省事多仍舊或略加裁損以塞詔旨臣竊恐議者習於耳目之故常牽於人情之所不欲而不深究利害之本末請爲陛下重論而詳陳之夫治天下之要在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在夫入流不濫今之入流可謂冗矣其別有進士有資蔭有攝官有特奏名有胥史有納粟考其自幼向學曉知義理累試有司考擇詳悉無甚幸進者莫如進士然三年一取士進士登第者僅五百人而年老舉人每次推恩者不減四五百人至於資蔭胥史之類計三年之間又不知授官凡幾人以此較之特奏名與夫資蔭胥史之類在籍者常多於進士賢愚比肩並趨吏部故

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及大小使臣官大率須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得闕次之遠莫如選人居閒待闕七年之間方成一任入流之人可謂冗且濫矣計入仕之人其有才可以治事喜名可以爲善皆莫如進士然常患於居閒之日多在官之日少者以雜流之冗占妨其仕進也不清其源欲才者之不滯不可得也才者滯於閒地而使鄙濁昏耄之輩居雜職任欲天下政事之治不可得也故臣前日奏論乞罷納粟授官裁任子之數節特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幸進四者旣

損則進士有才之人不久於閒滯矣臣竊以謂朝廷以資蔭任子者非謂其才行可尚也以是恩寵而不絕其世也以特奏名授官者非謂其才德可用也憫其困老而廩祿之也俾胥史就任者非謂其循法謹廉也矜其勤力而歲久也臣竊思之設官分職以待賢能爲人擇官以治政事故不當推僥倖之恩以害天下之公義養不才之人以妨有才之仕進然而積習旣久非可遽革故臣前日論奏乞定任子之恩使有常數則資蔭不至冗矣特奏舉人以實歷舉數俾就試省殿每等限定人數則推恩不至濫矣增廣南攝官之舉數裁二省人吏酬獎之減年則人流不至太幸矣四者旣加裁損行之十數年後則昏耄鄙濁之吏少而進士可用之才不滯

於閒地待闕之日少而居職之日多天下之政事未有不治者也臣竊以謂修立法制爲國遠計但當度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耳不必待人人悅之而後爲便也自近年以來官冗可謂甚矣若不思澄損數年以後仕進益濫鄙耄愈多才者愈困天下政事將愈不治矣臣竊意會議之臣非不知官冗之弊然聚論半年執筆相顧不敢少加裁損者畏世俗之譏議也夫畏世俗之譏議而不計朝廷之利害憫鄙耄之不進而不思才者之閒滯非策之善也臣願詔執政大臣檢會臣前章詳議官冗之弊深加澄省實非小補均前章附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其後均又請對面陳官冗之弊不可不革太皇太后嘉納均請行法先貴近太皇太后曰當自我家始也均前奏在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此據

因家傳增入三年十一月乙丑始裁減宰執以下奏補
恩十二月甲寅太后裁減本家因均諸對不得其
時因附侍御史王巖叟言臣伏見翰林學士蘇軾上
再章下

言乞出內帑錢帛補常平元數三千三萬貫石盡以買
田募役事欲一變陛下成法所繫甚大原無朝旨令下
三路相度其詳定役法所專輒行下竊恐三路郡縣人
情驚擾妄疑國家別欲更張陛下方務以安靜養天下
今日之事不宜輕有動搖伏望聖慈先詔執政大臣深
究可否如執政大臣皆以爲可更乞下近臣集議近臣
又以爲可然後訪之四方未爲晚也臣欲乞速賜指揮
詳定役法所追收三路相度文字及令分析行下因依
聞奏 巖叟又言伏見蘇軾建議乞盡發天下所積常
平寬剩錢斛三千萬貫石買田募役欲卓然立一大事

自陳五利二弊臣竊考五利皆難信之辭二弊皆必然
之理然未足以盡也臣與士大夫深究其說又得十弊
爲陛下列之無知之民苟於得也初或應募佃地三五
歲間或以罪得或以疾廢或老且死其家無強丁以代
役則當奪其田而別募乃是中路而陷其一家於溝壑
此一弊也富民召客爲佃戶每歲未收穫間借貸周給
無所不至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今一兩頃之空
地佃戶挺身應募室廬之備耕稼之資芻糧之費百無
一有於何仰給誰此主當此二弊也近郭之田人情所
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今郡縣官吏迫於行法或倍益
官錢曲爲誘勸或公持事勢直肆抑令愚民之情一生
於貪利一出於畏威不復遠思容肯割賣洎官錢入門

隨手耗散遂使兄弟啟交爭之患父子有相怨之家舊章既隳美俗亦壞此三弊也良農治田不盡地力故所獲有常所利無盡今應募之人知官田終非己業耕耘種殖定不致力務劫地力以苟所收所收浸薄其去益輕此法果行數年之後不獨變民田爲官田將見壞好土爲瘠土此四弊也前日以錢雇役患在市井之小人今日以田募役又止得鄉村之浮客均之不可爲郡縣此五弊也弓箭手雖名應募實不離家有事則暫時應用無事則終歲在田雖或輪次上番自亦不妨農事非如其餘色役長在公門猶未足者難招已招者時去引之爲比不切事情此六弊也第三等已上人戶皆能自足必不肯貪佃官田願充永役今旣立法須第二等以

上人戶許充弓手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以給田募役之名得揭簿定差之實旣云百姓樂於應募何故第四等以下卽須要第一等第二等戶委保一有逃亡便勒保人承佃充役仍是知其不可曲爲之防旣不能措下戶於安業又不能躋上戶於樂生此七弊也民間典賣莊土多是出於婚姻喪葬之急往往哀求錢主先爲借錢後方印契略遭梗礙猶必陳辭今賣之入官官吏艱阻事節必多設法雖嚴終難杜絕或已申官欲賣令佐未暇親行相驗或已定價賣到未有投名人情願承佃未敢支錢抑畱多日百姓欲罷則不能欲訴則無路此八弊也應募之人若盡納貧民則水旱凶飢何以禁其流徙若皆收募上戶則支移折變卻

當併在何人此九弊也朝廷患不理去官赦降原減之法爲太重方詔有司更定而又立此條蓋議者自度其難而專欲以力制事以法驅人若緣久遠召募不行官吏並科遠制又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則凡歷三路郡縣之吏無全人矣此十弊也臣雖陳十弊止百姓有司之事未及社稷計也蓋有大可惜者三焉陛下之所恃以爲國者祖宗之成法也成法之中天下其以爲利而不可改者莫大於差役之法陛下復之而行之方幾日今率然獻議而欲變之此大可惜者一也有天下者常以得民心爲難也自陛下與百姓休息人人之心以父母戴陛下矣保而勿失安樂之福足以無窮何苦而欲擾之此大可惜者二也內帑之所藏常平之所積積之甚

艱國家宜畱以備倉猝紆百姓之急今平居無事而欲傾竭之不知將何以待非常此大可惜者三也臣誠愚不足以知天下事徒知天下蒼生不容再誤故盡愚忠而無所避願陛下守成法固人心愛國用爲廟社生靈無窮之計天下幸甚乞下臣章與軾之議參考而擇之貼黃稱建議者云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臣契勘熙甯七年五月因李承之奉使陝西於役法內修立奏請施行次年四月卽降朝旨寢罷若非先帝意已釋然明知其不可何由有後來指揮乞下中書省檢尋本末文字詳究又建議者云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臣按元豐元年河東經略使韓絳奏以麟府豐三州招置到弓箭手逃亡及放免外其闕額人自來爲地土瘠薄招刺

不得元初招置之時惟仰借請官中牛具農器錢斛以
徇目前之利復值連年不豐官給口食養育逃免者二
千人逋欠錢斛一萬七千餘貫石及有不會農作只在
城市賣熟食之人其空閒地土又大半砂瘠不堪耕種
此奏具在乞賜考詳又建議者云係官田先問見佃人
若無丁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按三路
百姓佃官田者甚眾往往父祖相傳修營廬舍種植園
林已成永業一朝奪去遂使何歸臣恐大傷民情非陛
下今日意也三路元豐八年人戶見佃戶絕荒田都共
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頃有零河北三千八百三十八頃
河東三千一百七十八頃陝西八千六百七十一頃
庭奏議第五卷與巖叟此奏並同右司諫王覲言伏見蘇軾建議免

役寬剩錢斛三千餘萬貫石向緣軍興借支幾半乞出
內帑金帛復全三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買
田募役詳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臣竊以為非計也
夫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民也自天地既分君
臣既立民為君役亦已久矣短長之命君所制也天地
之宜君所相也故食其租役其力而不為虐也雖使陷
水火而不敢辭冒白刃而不敢怨者分定故也今買田
募役之議遠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近不用一祖五
宗已成之法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鄰里之破產賣
田則啗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後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
亦已陋矣夫田連阡陌役屬佃戶匹夫用此以雄於一
鄉可也以謂此真可以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則豈

不惑哉今陝西緣邊與羌戎之地犬牙相錯也故朝廷
出捐其地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稅所謂弓箭手者身
先常役也彼得其地以力耕而無租稅之憂我得其人
以捍寇而省養兵之費世以為便不亦宜乎以至鎮戎
德順皆在極塞所募役人雖有常職而人肯應募者亦
以田無租稅而已自餘惟洮河數州未得租稅之民與
德順鎮戎事體均等既無五等稅戶可以差役則勢不
得已恐須給田召募蓋常賦既不及之則役人固其願
也然亦豈須效富家大姓出金幣以買田而後可為耶
今若創買民田行其法於內地而免其常賦則是縣官
先有買田之費又歲歲以其租稅而雇役也與給錢雇
人果何異哉所謂異者前日雇人錢出於民今日雇人

稅出於官而已稅既太虧豈不為經費之害若不免其
常賦則一二頃之田歲得幾何而既奪其力又責其稅
使終身不得休息而更為子孫之累豈不酷哉夫無知
之民初雖以得田為悅及其勞於役使困於饑饉則以
逃亡自免而已豈常久之計耶今差役之法萬戶之邑
歲役不過數百人也擇數百人於萬戶中非物力優厚
者不預也又有時而更休焉然論者猶恐其不能勝役
故生以田募役之議也彼應役之民得田於官雖為一
時之幸若論其實則受田於官與受田於父祖者有以
異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豈不受田於父祖者則田
雖甚多又有更休而猶慮其不能勝役受田於官者則
田雖至少又無更休而反可以應役無窮耶此不待深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一

思而可知者也。軾之議曰：熙甯中書行給田募役法，聞之道路，出自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遽成，且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也，臣亦以爲不然。謂其法出於先帝之聖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謂其法廢於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則先帝必以其法爲是，而終罷之則先帝必以其法爲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罷其法之意，又豈非惑耶？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務，然聖人之志，惟聖人爲能知之，其知之無難者，事而已。所謂事者，亦隨時而損益焉。乃所謂善述也。是故文王作豐邑，非不爲

長久之計也。至武王則不居而作鎬京，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非不爲長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則關市有征，而澤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豈盡同於文王哉？然後世以武王周公爲達孝者，以其事在於適時之宜，而損益更張，不害其爲善。繼善述也，使買田募役之法，先帝終行之，而不宜於今，猶當更改。況先帝察其爲非而罷之者耶？且民不可以屢動。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無弊，暨變而爲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舊法，有成書也。行之宜甚易矣。然猶眾議紛紜，民情疑惑者，經年而後定也。今又欲無故改作，以駭郡縣，以惑三路之民，非安靖之道也。臣欲乞聖慈，詳酌指揮。下有司罷以田募役之議，以安民情。

蘇軾買田募役議附見元年四

月六月王巖叟孫升王觀議自注云三月十八日升議云正月以後而無其日今因於三月末附王巖叟及觀均議殿中侍御史孫升言臣嘗讀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竊以祖宗百有餘年聖賢經綸成就太平之業自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治然則法度典章萬世子孫遵而守之不可改易雖聖人之法行之既久必有偏弊要在後世揅其偏補其弊而已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祇率舊章允迪前烈深知免役出錢困民而為害於天下故自元祐之初發德音詔四方復行祖宗百年舊法罷去出錢免役盡依熙甯元年以前條貫施行令下之日四方民庶莫不鼓舞然自去年九月中旬以來復議城郭五等以上出錢八月十日今年正月以後又使鄉村三百貫以上減半免役一年之間詔令凡三易矣

臣訪聞四方之民自降九月中旬指揮又見今年正月所頒條貫皆訥訥不安以謂朝廷命令變更不定而祖宗舊法將復改易刻剝聚歛之徒假息竊視幸其有間復肆毒螫臣嘗罄竭狂瞽冒聞天聽終未蒙朝廷省察施行臣又聞議者建言欲廢祖宗差役法而買田以募役中外傳聞莫不怪駭而廟堂之論不能折其狂言詳定役法之官畏避不決乃行下三路相度臣竊恐四方聞之民心益不自安且買田募役在熙甯蓋嘗行之曾未數月而罷今日建議之人以謂聞之道路出於先帝之意臣竊以先帝勵精政事必有見於朝廷豈當聞於道路夫買田募役雖甚愚知其不可行不待臣言然後見也臣且以建議者自言其利有五而其害有二利之

大者不過散免役寬剩錢三千萬以買田使民知先帝非有意於重斂蓋將爲今日之用耳臣以謂天下之民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先帝有仁民愛物之意而聚斂之臣行法之過豈待爲區區之迹以自明哉豈必因議者之言然後信哉害之大者使陛下捨祖宗百年太平之成法而令百姓有患及子孫之害輕重得失較然易知古人以謂利不百不變法今給田募役利之小者猶謂不過有五而害之大者自言必須有二則是利未及百而害已過半矣徒爲紛紛惑亂天下恭惟陛下卽政之初正在遵守祖宗成法之時不當輕有改易以動人心伏望聖慈詳察早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速止絕三路相度行遣以慰安四方人心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

上官均言臣竊見翰林學士蘇軾近論買田募役事朝廷送役法所相度議出之日中外士大夫莫不駭異以爲於理決不可行臣輒因軾之所具利害條目得以縷陳之軾以爲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若所買田去州縣太遠卽久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臣以爲弓手給田二頃散從官一頃計每縣役人少者須近百人給田近二百頃頃畝旣多又須接近城郭勢必難足蓋強民出賣則賈怨誘民出賣則傷民聽其自便則田不可得足此不可行一也軾以爲今三路官吏推行恐或仰勒賣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取辦一時不顧後患欲選材質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

理一路便可推行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推行或
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臣以爲民之賣田未必
膏腴所賣膏腴未必近州縣今既不許抑勒則賣田應
格者宜少雖使材質朴厚太守自辟屬令若不抑勒賣
田召募浮浪取辦一時安能一年中成倫理耶夫士農
工商技有所長用有所適蓋辨境肥相種藝農圃之事
非士之所學也世之士大夫自買田業非不悉心往往
價高而田薄地廣而收鮮何則以其非所習也今若以
縣令誤以高價買瘠田爲推行乖方便加譴責而不考
其餘事則循良之吏將有不幸而罷去者矣又旣令監
司督察則往往承望朝廷風旨要以速辦監司督州州
督縣屬上下相承苟務應法勢必至於抑勒賣田多買

瘠薄以逃責矣自熙甯以來監司奉法者類多如此蓋
奉法嚴則繩吏峻繩吏峻則苟免之心生文具而無實
民受其弊理之必然此不可行二也軾以爲百姓賣田
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
低小卽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又買到田未得支
錢先召投名人情願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不得抑勒臣
以爲百姓不願與官中貿易者蓋上下勢隔情意不通
又胥吏輩輾轉求索百方邀賂雖嚴明令長不能絕也
正使官中買田與私價等百姓甯自相貿易今令賣田
之人必先申官官價低小方得賣與其餘人戶名爲不
抑勒實與抑勒無異又鄉閭之民自非窘乏朝夕待用
者必不肯出賣良田今令賣者申官令佐檢視然後收

買役人情願承佃方得支錢近須半年遠須一年以上
既不能紓目前之急又重有往來賂遺之費雖官中不
至失利而費田之民重困弊矣此不可行三也軾以爲
令佐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卽官吏並科違制
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臣以令佐之能在
於公心愛民寬明不擾鉅細畢舉則爲善政不當以事
之一二論其殿最今有長令世以爲循吏偶於買田之
際不能辨識有數十頃瘠薄召募不行便加以違制之
罪是以一而廢百得無失刑歟熙甯之初柄臣過計官
吏有違常平新法不以去官赦降原減當是之時官吏
以此獲罪者不可勝數中外竊議以爲非宜今旣已罷
煩擾矣又欲襲前日之過計未見其善也大抵議者立

法意欲必行則必嚴爲法禁法禁太嚴則更以便文苟
免不復計民之利害此不可行四也軾以爲系官田若
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
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臣以爲人戶所請官田近或
五七年遠或數十年其間有墾荒糞瘠費用財力耕治
旣熟一旦奪之有傷人情此不可行五也軾又以爲應
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臣以爲並邊之地旣難得田
又弓箭手平居無役止於每歲一閱故邊境之民樂於
受田於官今則受田一二頃而役之終身累其子孫豈
民之所願欲哉雖曰受田二頃服事奔走當費其半豈
若役屬富民爲佃戶中分其利作息自如刑責不及之
爲便耶愿民旣不就募而浮浪者又不許充役將見有

名而無實安能減色役而寬農民耶軾又以爲穀賤傷農而農民賣田常多不售若官爲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臣以爲頃歲以來民多賣田者以助役納錢常平出息聚歛之臣肆行培克中民困於不足故多鬻田錢歸公帑歲不流布賣田者多積鏹者少故田苦不售今則罷常平助役之法一切財利皆歸於民行之歲餘民力已紓自今已往賣田者必少賣田旣少則不患其不售如官中出錢買田厚於私價則是誘民破產公私非便與私價等則民不願鬻無一可者臣未見其可以重田穀紓農民也軾又以爲納錢於官常苦弊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臣以爲諸路之錢今已散爲平糴又隨州郡所出變轉物貨則曩時之積旣流布於民矣不

待買田而後貨幣可均也軾又以爲此法旣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爾疑謗消釋恩德顯白臣以爲先帝神聖文武興立法度所以垂無窮者如日麗天孰不瞻覩者至於役錢寬剩蓋因謀利之臣私憂過計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安在其散錢買田而後釋疑謗耶軾又以爲寬剩役錢令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若用買田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臣以爲買田募役臣已縷陳其有五不可行至於散常平之積以爲平糴以爲水旱荒凶之備此所謂出民力而爲民用亦所以結民心而裕民財也繼志之孝無窮之利孰大於此又何必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然後爲長久之策耶

又況變錢爲田常平遂無本錢將何以因時糴糶便農民耶若夫患有司之妄費爲之節制適當可矣日減月亡又何足恤哉臣以爲三代以來至於本朝累聖相繼法度損益無所不有至於治民之政以力供役以田供稅凡數千年未之有改也熙甯中先帝以議臣之請買田募役行之半年田旣難置民鮮就募士論不以爲便遂不果行以先帝之睿慮英斷勵精爲治如以此法爲便豈復疑於左右之論而中輟臣竊意其不然也今役法已成頒下四方四方之民休息安堵沐浴聖澤旣已少定矣願陛下不以一臣之私論而破天下之公議速行寢罷以解中外之疑天下幸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夏四月壬午朔以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禮畢上詣宮行酌獻之禮

癸未太皇太后皇太后親行酌獻皇太妃諸妃大長公主公主六宮內人等並赴神御前陪位 樞密院言臣寮奏乞罷內外封樁禁軍闕額乃寬衣天武捧日龍衛錡直左射請受賞給等按照熙甯十年二月詔旨內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間偶有闕額未招揀人充填所餘請受亦合樁管竊詳詔旨內外禁軍係經熙甯以來節次減廢併合各已立定實

額卽與舊日虛數不同雖後來或因事創添亦係本路實用兵數每闕一名便合招補朝廷爲諸路監司妄惜財費不務招揀致漸耗兵數無以督責遂立爲約束闕額請受悉行封椿迨今十年雖所椿錢物甚多未嘗輒供他用上自軍期邊儲下至代還免夫錢之類皆出於此雖撥赴內庫之數亦此相兼添助邊費今若悉罷封椿深慮諸路監司徇習觀望不肯畱心蒐補兵備不惟有乖前日減併軍額之意兼恐緩急闕兵有誤大事詔除三路二廣各係備邊自有帥臣督責招揀遇有闕額更不封椿外在京府界及其餘路分並依舊封椿仍只封椿衣糧料錢餘亦與免已係免椿者依舊合還本路甲葉錢者亦依元旨今後起到上京錢物止送左藏庫

椿管以備邊費其消廢寬衣天武等六指揮請受亦自今歲權免封椿卻令樞密院會計一歲數目比附別招置中下禁軍以補減廢元額自亦與免以下新錄並削今從舊錄

乙酉禮部言四月十五日景靈宮朝獻在禪制內請依故事差官分詣諸殿閣行禮從之 都大提舉成都府

承興軍等路權茶司言乞依舊許以茶易穀毋得過轉運司和糴價其博到斛斗更不取息變糴只依元價撥與轉運司充軍糧仍計價錢於本司合應副額錢內豁除從之無新

丙戌交趾遣使入貢 朝請大夫王宗望爲倉部郎中

宗望前爲夔州路轉運副使上登極當賞三軍萬州拘文彌旬不給庖人朱明因眾怒白晝入州治刃傷太守

左右驚散州兵乘隙謀變宗望自夔疾驅至萬先命給賞然後結獄戮明以狗捕視守不救者流之仍自劾以聞朝廷嘉之故有是命宗望彬孫也此據宗望事迹增入未幾改河東漕先是中書省上言景祐二年置邇英延義二閣以設講筵延義閣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欲令管勾講筵所經度如得寬涼以備夏講此或因程頤所奏請詔修內司圖書進入丁亥寢之寢之據御集四月六日事洮東沿邊安撫司言果莊男結幹磋遣兵入寇詔熙河蘭會路經略使劉舜卿相度今來果莊所遣兵馬次第若止是並邊屯泊未曾深入為寇即速用蕃字選差人齎付果莊委曲開諭安撫及理索擄去人口孳畜等務令悔悟押還兵馬或已嘗深入理難和解即速選將領統制近便蕃漢精兵仍追趙

醇忠包誠包順等得力蕃官依自來照集驅策於賊兵馬來路近便處屯泊張大聲勢堅壁清野以待若在外實有蕃部族帳須當保護即隨事應敵不得少失機會務在持重不可先舉亦不得輕易追逐致落姦便又累據探到事宜稱候果莊南邊寇犯則邈川夏人欲相應援侵掠其見修西關堡及定西一帶尤宜設備不得專意洮州不慮東北令劉舜卿每事深究利害毋致誤國生事其包誠等輩得力蕃官並前期告諭能戮力捍賊使無侵掠或自立奇功當優與推恩按汪藻青唐錄云古舉兵洮州虜趙醜忠及殺屬戶大首領皇城使經幹穆等數千人駐兵常家山分築洮州為兩城以居北城周四里樓櫓十七南城周七百步樓櫓七跨洮為飛橋汪藻所錄虜趙醜忠經幹穆築洮州城當即在此後今並附見五月二日須更詳此此洮東沿邊安撫司言果所錄刪改舊錄甚略今附注此洮東沿邊安撫司言果

莊男結幹磋商遣人馬入寇詔熙河蘭會路經略使劉舜卿委曲開諭務令悔悟或已嘗深入即速選將領精兵仍追趙醜忠包誠包順等呂公著再表乞罷不允詔

公著勿復請且召公著入對遣使押赴都堂公著即歸私第時閣門及通進司皆被旨無得受公著章奏公著乃具申中書省以聞於是遣內侍陳衍諭旨押赴都堂公著始復位右司諫王覲言臣伏見近歲大理官治獄不公高下其手賊害善良而世以為酷吏者三人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也當言事官彈劾此三人之際士大夫莫不欲朝廷遠竄重貶以慰羣情而大臣有薦台符以為知馬政者朝廷又見台符實曾為羣牧官遂以台符知相州緣台符故汲孝先之謫皆薄公議至今惜之孝先降知濮州未久也大臣復有稱孝先頗有政譽者

朝廷又以孝先曾為水官遂用為都水使者公議莫不駭之論者又謂台符孝先既可以假托他事而恕其本罪即楊汲嘗為戶部侍郎一日有大臣言其善治財賦則可以復還戶部矣台符汲孝先同惡一體之人也何獨後汲也彼主張孝先者不過為孝先以治獄得罪與治水事異用之為都水使者無害也臣尤以為不然若以為事異而用之無害則蹇周輔以鹽法得罪不害復為刑部侍郎矣張誠一以不孝得罪不害復為樞密都承旨矣何獨孝先也用此以徇大臣之好惡則可用此以為朝廷之政事則不可也至於范子奇以河議觀望反覆而得罪未滿歲也今正當河議未決內外大臣持論不同之際復使子奇為河北轉運使不惟於河議有

害是使異日凡當朝廷大議論者不復以觀望反覆為戒也雖觀望反覆不過罰金展年磨勘而旋踵復用矣豈不為聖政之蠹耶臣於前月二十四日已曾具狀聞奏乞選擇都水轉運司官至今未見處分伏望聖慈以河北生靈為念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貼黃稱昔帝堯以鯀方命圯族不欲使之治水今孝先為獄官高下其手賊害善良正不可以治水也前日大理獄緣台符汲孝先鍛鍊以陷深刑之人今理訴洗雪者不可勝數有司自當條列聞奏以正台符汲孝先之罪也罪猶未正孝先何可遽有擢用也又孝先繆妄人皆知之謂有政譽者非其實也又今日河議朝廷大事也使子奇前日故道之說為是固不當以觀望而變易故道

之說為非安有議論大事而鹵莽如此豈不上誤朝廷若使子奇此行不預河議即是子奇雖為轉運使而終無補於河事徒使議論反覆者視子奇以為理當然耳不復有所懲戒也

在三月二十四日

十二日子奇改陝西運司覲自注云四月六日上殿劄子附本日前奏

戊子御延和殿疏決在京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至杖釋之鬪殺雜犯死罪各以差減開封府諸縣見禁罪人應降從徒已上罪送府杖罪委令佐決之己丑天章閣待制知舒州黃履落職差使如故從右諫議大夫梁燾等言也

三月十四日自閣學士責詔太

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以彥博累章乞致仕

故有是命

庚寅御從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右諫議大夫梁
燾奏臣伏見春秋大旱陛下祇敬恐懼上承天心靡神
不舉未獲嘉應雖陰雲屢起而甘澤不施其何故哉豈
天意有所未順而神貺亦以少靳乎陰雲屢起者精誠
達也甘雨不施者和氣隔也臣聞天之沉陰積久而不
雨亦猶人之退託猶豫而不斷也今者夜多寒氣晝多
蒙氣日少清明之光皆陰盛而陽微臣道強而君德弱
也考之前言尤爲誠懼消伏變異正在聖明伏望睿慈
上觀天氣下察人情凡朝廷之事聰明所見洞然無疑
謂可施行者皇帝面飭大臣必行之加以剛斷如是則
習於萬幾之務而聖政日廣真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

惟願深思臣言無惑檢佞之說則上循國體下慰人望
臣不勝忘身懇切之至貼黃臣恭謂當今政事有未便
於人情無益於國體者聖聰必已聞之聖意亦欲改革
但牽於外臣議論疑惑未決優游不斷威德不振恩澤
不浹此所以天示警戒久陰而不雨也蒙以示君明之
受蔽也寒以示臣強之僭權也若開然洞照奮然獨斷
使大臣畏威而沮伏庶民蒙澤而鼓舞則膏潤之雨清
明之賜以祥來應不待終日矣臣愚不知古義妄言求
補聰明惟陛下試一行之以驗不誣焉燾又奏乞避正
殿減常膳申戒中外疎決滯獄以答天變燾兩奏並據
奏議附辛卯

辛卯詔時雨久愆旱災甚廣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

殿減常膳仍於詔內深責予躬庶幾修省以消天變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獲紹大統而涉道日淺昧於致治萬事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早暘爲虐四方之內被災者廣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賞罰失當而賦稅無節歟民力屈竭於土木之勞歟抑忠言壅於上聞而德澤不下流歟何大異之滋至也非克己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塞天變協致太和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癸巳給事中顧臨爲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新河北路都轉運使范子奇爲陝西路轉運使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翰林學士蘇軾戶

部尙書李常兵部尙書王存吏部侍郎孫覺胡宗愈等言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議論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眾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畱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伏聞詔命給事中顧臨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清議頗爲朝廷惜之臨昨任河北轉運使未久陛下召入爲給事中是知臨宜在朝廷故臨論思獻納號爲稱職未久復出爲轉運使士論以此

疑之未有以識聖意之所在也竊以待從之官親近主
上其進退繫朝廷重輕不宜輒有改易今有轉運使求
其在外者宜自有人以給事中求其在內者如臨恐不
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畱臨依舊供職庶朝廷多得
正人上下相維共守祖宗之法度紀綱助陛下求治之
意焉又言臣近以除授顧臨外任論奏乞畱依舊供職
未聞別有指揮臣所言在公不敢自廢願爲陛下復陳
其理焉今爲臨計無足議者爲國家慮則深可惜之待
制侍從之清班也都轉運使外治之劇權也在臨之用
固已寵矣爲臨之計無足議者也方陛下以大公之道
正天下以謹法度明紀綱之時而臨當官敢爲無所回
忌獻納之益清議屬之一旦輕去左右闕忠規之助是

爲國家慮深可惜也或謂朝廷以河北事重輟臨以行
臣愚以爲不然河北之事信爲今日之重而宜急才矣
未知朝廷之必得其人而不獨在今日也臣竊謂臨誠
不宜處外幸陛下畱之無疑伏望面詔執政大臣早賜
施行貼黃臣恭惟聖意以治河之策未決爲念如遣臨
以給事中出按利害歸奏定議而施行之須役興復遣
循行可也用人之患在於數易蓋久於其事則職必舉
暫歷驟遷而無成功今聖恩甄擢沈俊公道大行誠願
審官試譽以歲月考其施爲宜得人材之實使臨得以
展盡底蘊又言臣近再論奏乞畱顧臨依舊供職未蒙
俞允稽之士論深惜其去竊以謂用人之要在審所與
宣力四方語才而已至於賢人君子則自當處內臨之

器用應務無所施而不可堅重不倚議論謹嚴如其人
宜在朝廷而不可一日遠去左右也河事雖重擇其精
悍敢為曉習利害者宜尚有人使之論思獻納非臨孰
為稱任哉伏乞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施行皆不
報右司諫王覲言新州土豪岑探誘脅良民將圍州
城尋已逃竄其脅從之人亦自分散除岑探首惡宜趣
追捕其餘本是良民將佐貪功戮及婦女使一方無辜
肝腦塗地深可歎駭不知正賊初實有幾而殺戮之濫
無慮二千死者銜冤何所申訴比聞朝廷已降指揮止
其妄殺而將吏之罪尚置不問伏望速賜裁決又殿
中侍御史呂陶言新州岑探結搆徒眾圍城與官軍鬪
敵凡數日潰散歸峒時權廣東經略司運判張升卿發

兵千人令將官童政與一使臣分行捉殺童政等沿路
逢人即殺約殺三四千人是平民及有全家被殺者
百姓訴冤至今不已請誅童政以舒冤憤詔童政令提
點江南西路刑獄鄒極於虔州置院按罪以聞岑探事與蔣之

奇相關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捕盜賞支坊場錢政目十日事

甲午宰臣呂公著等以時雨不繼詔書責躬乞賜降黜
詔不允無新范純仁言臣竊見早暵作沴兩宮焦勞減

膳責躬聳動羣聽臣以輔政無狀已與呂公著等同奏
待罪乞行降黜夙夜憂懼思所以消彌災異之術上禱

聖猷愚者千慮庶或一得臣觀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
言所以宣導人情以消壅蔽自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
許人實封言事當時臣庶所上封章盈千萬數其中必

有可行之事可采之言若收其燭火之微亦可補大明之照大臣不能遍覽有司憚於舉行棄擲散遺稀獲省錄故未能上副陛下求言之意也伏望特降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臣庶應詔所上封章後來不以行與不行據元初承受到都大數目並令檢尋進入然後擇賢明近臣專爲總領仍許於尙書省閒曹及祕書太常寺國子監王府及應閒慢寺監司局內選擇郎官丞簿博士帖職教授等指射一二十員分擘看詳逐旋節略緊切大意同申三省其有關久遠利害未可便行者卽行下當職官局及逐處監司相度給與日限具可否保明聞奏其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奏擬施行如此則下得芻蕘之言上裨堯舜之治 又尙書諸曹

受天下四方牒訴奏請文字多因條禁不便賞罰難明民情有冤廢置未決方具利害事理懇切申陳蓋欲求朝省分明指揮以判公私曲直而郎官鮮及省覽吏人苟逃日限或爲非理阻難或坐條例退回或只判收不行或假勘當住滯其外處監司州縣及訴訟抱冤之人深畏獲怒有司不敢再三論理致下情壅於上達陰陽不能交泰比來愆亢或此之由乞降聖旨取尙書諸曹自去年正月至年終全年承領文字簿書並委御史臺諫官給事左右司郎官分定點檢抽索事祖行遣子細看詳定奪其間執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可并元條刪改其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絕其指揮不當及非理問難鹵莽判收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其元行吏人情

輕者且與原罪情重者特行懲責庶幾聖政無虧上合天心災異可消和氣可召昔時政府只是中書一處所以事速而人情易通今分爲三省庶務益更迂滯兼機事時有漏泄至如陛下欲別擇秦帥卻一面將呂公孺不許辭免詔旨行下蓋是關預處多不相照應以致如此特乞聖旨宣諭文彥博及執政大臣同議將三省事通爲一處復如昔日中書庶幾政事無壅天下受賜更乞宣諭三省樞密院更切求訪軍民疾苦邊防利害恐有瘴毒之地費人守戍險遠之處勞民供餉若與寬減得久遠無患便是卿等存心不要更避形迹如此必然益資至化點檢諸曹文字十六日施行看詳監察御史韓川言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陳向因緣繆舉移知楚

州請重譴以戒諸路詔陳向與小郡知州樞密院言今來轉員除諸班直彊人步軍指揮使以下馬軍副指揮使以上有闕可以轉補外其馬軍使額三百二十一人見管五百七十人副兵馬使額五百三十五人見管六百一十二人各有攢剩人難以遞遷合依轉員令於轉遷不行處置下名軍員詔權置下名軍使二百二十人捧日龍衛各三十五人拱聖驍騎各五十人雲騎三十人驍勝二十人權置下名副兵馬使一百五十人捧日龍衛各二十人拱聖驍騎雲騎各三十人驍勝二十人丙申分定宰臣執政官吏部尙書蘇頌等朝獻景靈宮諸殿

丁酉詔早曠爲災減膳責躬修勤缺政以祈消復尙慮
尙書六曹有四方牒訴奏請文字或賞罰難明或民情
有冤廢置未決郎官怠於省覽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
難不行使抱冤之人無所赴愬宜差御史中丞傅堯俞
右司郎中杜紘殿中侍御史孫升赴吏部侍御史王巖
叟右司員外郎孫覺監察御史韓川赴戶部給事中張
問監察御史上官均赴禮部左司郎中韓宗道監察御
史張舜民赴兵部右諫議大夫梁燾左司郎中范純禮
殿中侍御史呂陶赴刑部右司諫王覲監察御史張舜
民赴工部點檢自去年正月至年終承受到文字抽索
事祖行遣次第子細看詳其間有執文害事不近人情
者并元條刪改其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絕其指揮不當

及非理問難鹵莽判收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
其元行吏人情輕者且與原罪重者特行懲責令結絕
三省樞密院審度行下用范純仁之言也堯俞以前任
吏部侍郎乞換別曹詔與梁燾對換尋詔堯俞勿差張舜民既赴兵曹又赴工曹當考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
言蒙恩除充集禧觀使臣去冬久在病告陳乞致仕嘗
奉密旨令候過先帝大祥從臣所請乃是已有成命伏
望曲賜矜恤特依已降密旨除臣致仕詔韓絳到今日
且令休息候稍任拜起方許朝見所乞致仕宜降詔不
允

戊戌特降下項權宜指揮付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
淮南路提點刑獄司應轄下州軍賊盜並令依此施行

自前有犯卽依舊法候向去賊盜衰息日卽依舊一
羣盜驚劫之處受賊所散財物或雖不受財而爲賊應
和叫呼負賊控馬之類但曾資助賊勢罪不至編配者
委長吏相度情理申牒安撫鈐轄司量度輕重遠近等
第編配不得將老少懦弱脇從之人一例施行如有情
理大段重害卽具犯狀聞奏一知強盜死罪受賊依
持仗竊盜法如爲典賣藏買者各減二等罪至徒者皆
配五百里一強盜該凌遲處斬如能設方略生獲者
於合得賞錢上增支三分一重法地分強盜見結集
作過如照驗見得罪至死卽先檢估家產入官以備充
賞一重法地分強盜事雖已發如卻自首或自死與
免沒納家產及出賞緣坐非重法地分免出賞準此

一犯盜斷訖於本家門釘牌書犯狀刑名徒已上能告
獲竊盜徒流二人或強盜一名杖罪能告獲竊盜徒流
一名並免釘牌再犯者復釘如遷移卽申官隨住處釘
牌不申官杖八十一逃亡軍人限指揮到日兩月內
於所在自首身與放罪依舊收管限內捉獲依首身法
一強盜已殺人及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或持杖三
人已上該按問欲舉自首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
一州縣容縱小民賭博旣輸折財本遂致轉爲盜賊令
按察官按當職官吏如有干小民之譽專務寬縱不行
禁戢者卽仰奏劾施行一賊盜稍多處巡檢下見無
馬軍者許申本路安撫鈐轄司委自本司相度特許權
添差軍馬巡鋪不得過十人一巡檢下兵士除土軍

外但係諸營差到者委自逐州長吏揀選少壯之人不得用優輕一例依名次輪差其不得力人亦許巡檢申所屬逐名替換 一縣鎮寨賊盜稍多處如守把兵士至少許申本路安撫鈐轄司委自本司相度特許權差不得過二十人仍支破五分器甲

此據編錄冊增入五月一日錢糧云云舊

錄二月十六日詔可考

己亥內出太皇太后手詔曰有司奏受冊當依典故在從吉後夫典冊備物以致隆名國之盛禮也行於和平之日懼不克稱況今旱暵爲虐苗稼將槁民則何罪咎實在予雖責躬永思損膳自戒尚慮無以塞責消變而有司乃於此時欲以隆名盛禮加我是重予之不德也所有將來行受冊禮宜權停罷仍詔諸路監司分督郡

縣刑獄其繫囚若干人照事理輕者從宜處決配奏未可處決者仍責限結絕其監司如所分地遠力不能徧或有故不可躬行並委官催促以久愆時雨故也 先

是呂公著言六月二十六日行太皇太后冊禮有司先期修製玉冊其文當稱述聖德臣撰次已畢伏惟陛下以憫雨焦勞責躬減膳未敢上進欲乞特降中詔候八月西京奏安御容禮畢受冊兼秋高氣清兩宮被法服羣臣稱慶於行禮爲宜太皇太后納其言遂降權罷之

詔此據呂公著家傳

右司諫王覲言陛下必欲有以感天意

卽下詔責躬以其未能肅欽以致不肅之罰也然後詔三省以振朝綱去民賊詔樞密院以嚴邊防治軍政詔六曹寺監以修職事戢吏胥詔御史臺以舉不職詔監

司以察縱弛詔郡守以戒媮惰凡政事之不肅者皆修
完之如此而雨猶未降臣甘嚴誅以爲妄言之戒覲又
言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人君之
德配乎天地而協乎陰陽者也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
古之人君每見災異則退而自省以修德焉乃可以變
災爲祥轉禍爲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涉夏
亢陽猶甚陛下焦勞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而又傾
倉廩之積以賑饑省土木之工以寬役親錄囚徒赦過
宥罪宜可以致雨矣而雨猶未也然則天意亦必有在
矣謹按洪範之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見於休徵
則曰肅時雨若也夫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內必
有肅欽以生於心然後施於政事一皆主於肅欽則百

官羣吏四方萬里莫敢不肅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人
相與之際如影響也恭惟陛下春夏以來凡可以致雨
者無所不講而雨猶未應意者欽肅之道或有所未備
乎陛下起居語默多在深宮之中非愚臣所得而見其
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也夫中都之官雍容養望者
多而紀綱浸墮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眾而鞭笞罕及
此京師官吏之不肅也監司妄意朝廷厭於督責者以
苟簡爲適時郡縣妄意朝廷主於寬大者以縱弛爲得
計此監司郡縣之不肅也國之凶人可誅竄以明國之
刑者或沮格於大臣之言民之巨蠹可黜削以釋民之
怨者或稽畱於典吏之手此刑罰之不肅也令出惟行
弗惟反今發號出令或數日而追或累月而變者此號

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辜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銜冤無訴矣而久不正其罪此軍政之不肅也河北塘泊之險以大河橫流漲為平陸者數百里敵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礙矣而莫有任其責者此邊吏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時雨順之不其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欽乃可以致雨者何耶蓋肅欽然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小人肆而下有受其弊者矣政事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救亂之不暇尚何仁恩之有況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欽然後政事修而仁恩行乃所以致雨之道也然則言動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躬行之政事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深圖之庶幾乎雨

可致也詔以覲言降詔

舊錄云時上未親政姦臣在朝

若此而覲朋比蒙蔽飾非妄指賊盜外敵而已新錄辨

日按覲疏論不肅致早上自聖躬起居朝廷號令以至

比蒙蔽實出誣罔今刪去時上未親政以下四十字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前伏聽德音以旱暵為災憂勞惻

怛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令臣等講求闕

失以應天變臣敢不極盡思慮冀補萬分謹疏三事惟

陛下察其愚而憐其志幸甚其一王者之道以篤親

親隆仁愛為先也臣聞宗室不係賜名授官孤遺之家

二十餘位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將有流

落之憂京師士民無不傷之皆言雖為疎遠終是祖宗

苗裔國家於事體合有處置不當使若路人視而不恤

困窮勢何可待臣謂此事若執政大臣留意須臾之間
可以裁定伏望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執政
速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霑被聖澤以成王室之美
其二人君之戒在於偏聽偏聽則生姦生姦則害政矣
臣聞昨除工部郎中盛陶為祕書少監既進入告卻存
敕旨罷令依舊外人不曉所以其疑朝廷至今未釋若
但為到部未久不可遽遷則眾人之未久而遷者甚多
若謂陶有過惡不可擢任則不聞有臺諫彈奏反覆求
之恐是出於愛憎之偏辭欺惑聖聽甚可畏也按陶素
有藝文號為良士在熙甯中為御史當時之事雖不能
力奪然聞事事皆曾進諫人以為難不知何人一言而
輒罷中外之論以為善惡不明與奪失當甚損政體盛陶

罷祕少在三
月十四日

其三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絕固無足

哀然世之仁人君子亦欲陛下有以施厚恩崇盛德臣
不忍不言按漢景帝二年吳楚七國反七國宗室遂除

其籍至武帝元光二年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歷代以

為漢武之美今天下皆曰世居之惡非若七國武帝之

仁非及陛下臣以謂緣世居絕屬者願陛下亦許復之

庶幾一開幽鬱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貼黃如蒙允臣

所奏乞作聖意批出指揮王巖叟三事不得其時附未
雨前然三事訖不見如何施

行也非袒免宗室五
月二十二日有詔

侍御史王巖叟言伏以國家之

勢倚以為重在三路而三路常受天下之弊臣竊以為

歎息試例近事一二以明其偏始初刺強丁為義勇非

百姓之樂也而三路當之後變義勇為保甲教之以兵

人人之所共苦也而三路當之大兵西討深入絕境陝西河東之民身亡家破室廬爲空而諸路不預也大河橫流瀾漫千里河北之大流離狼狽獨被大害而諸路不預也夫以天下之人不能無非常之事而非非常之事常在於三路雖陛下今日以至靜爲功以不貪爲德而羌人反覆盟好誰能保之緩急之變所不可知一有震驚則三路先當其擾矣此非臣之過論也臣按祖宗之法坊郭戶旣不責之以應役又不迫之以輸錢非私於坊郭之民也平時優游以養其力爲緩急用耳今三路坊郭之家兵興河決之餘困窮艱乏非諸路比無事而歛之曾不少假後有非常亦何顏而更取之乎當諸路所無之憂患均諸路所當之賦徭朝廷其亦念之否也

今釋其賦以爲二邊之備諸路聞之亦不敢以爲比耳臣欲乞三路坊郭戶新定五分助役錢特罷催納使藏於其家日益自殖以待朝廷一日之用今未取而無傷後取之而無怨公私之際美利兩全顧不善哉伏望陛下深考已事之驗早爲未然之防不吝小以害大不圖

近而忌遠勿廢愚臣之言

神省覽幸甚

從違當考據王巖叟朝論

此奏乃以二年四月十八日進呈

是日巖叟同中丞傅堯俞人對延

和殿堯俞先奏旱災久致陛下焦勞如此由臣等不職太皇太后曰蓋由太皇太后無德干卿等甚事巖叟進曰陛下至誠不息當必有應先是堯俞有一疏請避殿減膳卽日行出太皇太后曰卿所言正合太皇太后意卽時行矣甚知卿忠又曰太皇太后德薄深自刻責之

語甚多方堯俞進劄論河東兵戍比元豐三年已前多
三分之一可令裁約嚴叟進劄子論三路坊郭錢乞除
免養民力以待緩急應曰待令施行又論三路困弊久
之甚然納堯俞前啟云更有愚懇上陳應曰何事堯俞
曰李清臣非才無補玷位日久公議不允合罷免應曰
爲無顯過嚴叟曰執政無補卽是顯過非當如他人論
一事一節爲顯過也應曰是則不得力復云別無他只
謂舊人堯俞曰過明堂望其自請又不請過奉安不自
請不免須言嚴叟進曰此人無廉恥不逐不去過此亦
無期矣韓琦受遺猶山陵後便去歐陽修趙概曾公亮
皆相繼去無永住之理若是賢才則臣等惟恐朝廷不
畱應曰卿等好意應是欲得賢人在官家左右嚴叟奏

曰臣等區區之心正在此各進劄子讀訖曰將取文字
入來又說及早災當修政事宣諭曰卿等且更講求闕
失又曰太皇太后搜尋徧進曰大臣未必能上副聖心
之至公應曰若盡至公則人心無不說天意無不順嚴
叟又奏知熙州趙濟險薄佞邪卑污貪猥爲帥全無儀
法將佐僚吏皆苦其誦博之戲不稱陛下分間之寵諂
事李憲爲帥府憲之床簣溷廁皆親閱視不可不罷黜
濟二月十日又奏乞罷三路坊郭助役錢曰祖宗以來坊
郭戶旣無應役之料亦無輸錢之法非私於坊郭之民
也以爲坊郭之比村農皆出緡錢以爲用居常養之以
備緩急耳自王安石用事欲盡天下之利故歛錢及坊
郭而坊郭遂困弊有至於破產之家不能自活者今已

復差法則坊郭復當養之以爲非常之用昨有朝旨罷
之一年民心甚安乃復有旨歛五分臣風聞四民言以
爲惟此事失望於朝廷不類兩宮新政臣欲乞特免三
路坊郭戶五分錢使藏於其家以待朝廷一日之取與
畜之於公亦何以異 中書舍人蘇轍言臣伏見二年
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薦至非水卽旱淮南饑
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
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絕乏獨此三路所散
已近二百萬斛矣異時賑卹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
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
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
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

恭默靖重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
深所未喻不審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
上上下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
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
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能進見而況其遠者
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
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旣不廣則
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效
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
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
而謙恭退托疎遠近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

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
事上以盡羣臣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
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
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赴羣望私心
踧踖不敢違甯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
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職本集乃以此奏為戶
部侍郎時所上按奏稱
久旱詔書引咎自責避殿減膳實四月間事也今附未
得雨前其從違當考轍十一月二十六日始遷戶侍是
冬苦寒無復旱矣二年正月
四日朱光庭使河北賑饑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八終



